

小雅

嘉魚之什
鴻雁之什

詩

十一之三至十一之二

服部文庫
117
166
13



117
166
13

毛詩註疏卷第十 十之三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毛詩小雅

車攻。宣王復古也。宣王能內脩政事，外攘夷狄，復文
武之竟，土脩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因田

獵而選車徒焉。東都，王城也。攘如羊反，除也。却也。竟音境，械戶

戒反，王蒼云：械，總名也。說文云：無所盛曰械。復會，扶又反。選，宣亮反。數也。沈思戀反。下同。入章章四句，至車徒焉。正義曰：以詩次有義，故序者每乘上篇而詳之。言內脩政事，外攘夷狄者。

毛詩疏

卷第十

及古

由內事脩治故能外平強寇即上二篇南征北伐是也
不言蠻言夷者總名也既攘去夷狄即是復竟土是為復古也
按王制注云以為武王因殷之地中國三千海隅五千至周公成王斥大九州之界乃中國七千海隅萬里彼注者據文而言耳其實武王與成王之時土境不甚相遠也何則武王崩後王室流言四國背叛不暇外討三監既定即為太平制禮便云大界以此知其境土廣狹不得相懸也王制據其初伐紂言耳武王之末竟應洵大言復文武之境土以文武周之先王舉以言之此當復成康之時也何則文王未得天下其境與武王不同而配武言之明為先王而言也成初武末土境略同故舉文武而言大界王制之法據禮為正耳不然豈周公數年攝政能使三倍大於武王宣王攘去夷狄仍小成王三倍且宣王中興明君美其復古比諸成康纔四分之一則展也大成徒虛言耳若宣王復古始廣三千則厲王之末當城壤壓境以文逆意理在不然故知復古復成康

之時以文武先王舉而言之耳言脩車馬即首章二章上二句是也言備器械攻戰之具三章建旄設施之類是也復會諸侯於東都四章是也言復者對上篇為復猶卷耳言又也困田獵即六章七章是也而選車徒即三章上二句是也經先言選徒序先言田獵者選徒然後東行故經先言之序以選徒本為田獵故言因田獵選車徒也言囚者以會為主因會而獵也王者能使諸侯朝會是事之美者故以會諸侯為主焉上三章先致其意首章致會同之意二章三章致田獵之意故云駕言搏獸皆致意之辭未實行也四章言既至東都諸侯來會五章言田罷之後頒射餘獲之禽六章七章言田獵之事卒章總歎美之也頒餘獲射在田獲之後而先田言之者以射是諸侯羣臣之事因上章諸侯來會而即說之令臣事自相次也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
攻堅同齊也宗廟齊豪尚純也

牲

戎事齊力尚強也。田獵齊足尚疾也。○豪戶刀反。依字作毫也。四

牡龐龐。駕言徂東。○龐龐充實也。東洛邑也。同反。徐

扶公。我車至徂東。○正義曰。宣王言。我會同之戎。反。車既堅緻矣。我戎馬既齊力矣。四牡之馬。龐

龐然充實矣。當為我駕。我當乘之。以往東都。與諸侯。行會同也。○宗廟至尚疾。○正義曰。宗廟齊毫。戎

事齊力。田獵齊足。釋畜文也。尚純尚強尚疾。是毛以。義增解之也。齊其毫毛。尚純色。齊其馬力。尚強壯。齊

其馬足。尚迅疾也。引之者。證經既同為齊力之義。因。連引宗廟田獵之全文。李巡曰。祭於宗廟。當加謹敬。

取其同色也。某氏曰。戎事謂兵革戰伐之事。當齊其。力。以載干戈之屬。舍人曰。田獵取往於苑囿之中。追

飛逐走。取。田車既好。四牡孔阜。東有甫草。駕言行狩。

其疾而已。甫。大也。田者。大芟草以為防。或舍其中。褐纏旃以。

項一作頓

芟一作艾子

綏 哺

為門表纏質以為櫛。問容握驅而入。擊則不得入。左者之左。右者之右。然後焚而射焉。天子發。然後諸侯發。諸侯發。然後大夫士發。天子發。抗大綏。諸侯發。抗小綏。獻禽於其下。故戰不出頃。田不出防。不逐奔走。

古之道也。云甫草者。甫田之草也。鄭有圃田。○甫

字大也。鄭音補。謂圃田。鄭藪也。芟魚廢反。褐音曷。櫛

魚列反。何魚子反。門中闌。擊音計。劉兆注。穀梁云。繼也。本又作擊。音同。或古歷反。入左者之左。一本無上

之字。下句亦然。射食弋反。抗若浪反。舉也。綏本亦作。綏。而佳反。下同。頃苦穎反。甫田舊音浦。○田車至行

十數。鄭有圃田。下同。毛依字。甫大也。○狩。田車至行。為宣王言。我田獵之車。既善好。四牡之馬。又甚盛大。東都之界。有廣大之草。可以就。而田獵焉。當為我駕。

此車馬我將乘之而往狩獵於彼言既會諸侯又與田也鄭唯以東有甫草為圃田之草為異耳○圃甫大至之道○正義曰以田法芟草為防是廣大之處故訓甫為大也謂寬大之地有草可芟故言甫草也因而廣言田獵之法次在大草之意田獵者必大芟殺野草以為防限作田獵之場擬殺圍之處或復止舍其中謂未田之前誓士戒眾故教示戰法當在其間止舍也其防之廣狹無文既為防限當設周衛而立門焉乃以織毛褐布纏通帛旃之竿以為門之兩傍其門蓋南開並為二門用四旃四褐也又以裘纏根實以為門中之闌闌車軌之裏兩邊約車輪者其門之廣狹兩軸頭去旃竿之間各容一握握人四指為四寸是門廣於軸八寸也入此門當馳走而入不得徐也以教戰試其能否故令驅焉若驅之其軸頭擊著門傍旃竿則不得入也所以罰不工也以天子六軍分為左右雖同舍防內令三軍各在一方取左右相應其屬左者之左門屬右者之右門不得越離部伍以此故有二門也此屬夏苗之田也周禮仲夏

教芟舍鄭云芟舍草止也軍有草止之法此苗田即草止明芟草止其中焉或舍其中也以教戰即軍禮同故言軍有草止之法仲夏舉草舍之法田禮皆當然也故仲冬教太閔云前期羣吏戒眾庶脩戰法虞人萊所田之野為表百步則一為三表又五十步為一表田之曰司馬建旗于後表之中羣吏以旗物鼓鐸鐸鏡各帥其民而致廣明弊旗誅後至者乃陳車徒如戰之陳注云乘芟除可陳之處表所以識正行列也四表積二百五十步左右之廣當容三軍步數未聞鄭云芟除可陳之處是芟草為教戰之所傳言田者大芟草以為防則芟草為田獵之處明先獵以教戰合圍又在間焉二者同處也鄭以最南一表以北百步為二表又北百步為一表又北五十步為四表謂之後表是四表二百五十步也以下有以旌為左右和之門故言左右之廣當容三軍但步數未聞耳彼又曰以旌為左右和之門羣吏各帥其車徒以敘和出左右注云軍門曰和今謂之壘門立兩旌以為之敘和出用次第出和門也彼旌即此旌也彼言

和出此言驅而入不同者此據質明時初入和門
 既入同在後表之中將以教戰也既誓從後表前至
 第二表一弊其旗車徒皆坐又從第二表至前第三
 又然又從前第三至最前退卻教振旅至後表禮畢
 當從是以出田故敘和出左右與此終始各舉其一
 故不同也計立旌為門當在教戰之前周禮以旌為
 左右和之門文在教戰下者以教戰之時直言建旌
 後表之中不說入門之事故不言立門教畢以敘和
 出因其將出而言立門故文在下其實戰之前門已
 先設也敘戰既畢士卒出和乃分地為屯既陳車驅
 車卒奔驅禽納之於防然後焚燒此防草在其中而
 射之天子先發然後諸侯發然後大夫士發發謂發
 矢射之也其天子發則先抗舉其大綏諸侯發則舉
 其小綏必舉此綏為表天子諸侯殺之時因獻其禽
 於其下也故戰不出所期之頃田不出所獲之防不
 逐奔走謂出於頃防者不逐之古之道也抗綏謂既
 射舉之因置虞旗於其中受而致禽焉受禽獵止則
 葬之故王制曰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

注云下謂弊之是殺禽已訖田止而弊綏也各舉終
 始之一故與此不同也此等似有成文未知其事
 出昭八年穀梁傳曰芟蘭以為防以葛覆質為樹與
 此不同鄭志答張逸云戰有頃數不能盡其多少
 今戰場者不出其頃界田者不出其防也王制云
 蟲未蟄不出火田則用火田獵唯在冬耳此言焚而
 射之自焚所芟之草非故火田獵四時皆焚之也故
 地官山虞澤虞皆云大田萊山田之野言大田則天
 子四時之田皆然矣既萊其地明悉焚之此時王仍
 未至本都非正田之時毛因大草廣言獵法不謂此
 時即然也○**圃**甫草至圃田○正義曰以下云搏獸
 于敖敖地名則甫草亦是地名不宜為大故易之為
 圃田之草且東都之地自有圃田故引爾雅以證之
 鄭齊圃田釋地文也郭璞曰今滎陽中牟縣西圃田
 澤是也職方曰河南曰豫州其澤藪曰圃田宣王之
 時未有鄭國圃田在東都畿內故宣王得往田焉

之子于苗選徒囂囂

之子有司也夏獵曰苗囂囂

毛詩疏 卷之五 及古詩

唯

獸田之獸一作狩

聲也。維數車徒者，為有聲也。云于曰也。或許驕

反數所。建旄設旆，搏獸于敖。傳敖地名。云獸田獵

搏獸也。敖，鄭地。今近滎陽。傳近附近之近。音博舊音于敖。

毛言宣王欲嚮東都之時，其是子羣吏之有司，於是

為將夏田之苗，選數車徒，不為謹諱，唯數者有聲，

罵然言時，官人皆能其事也。既選車徒，王言當建立

旄於車而設旆，牛尾於旄之首，與旄同建，我當乘之

往搏取禽獸於敖地也。鄭以于為曰，則之子所宜

王為異耳。傳之子至有聲。正義曰：大司馬仲夏

教芟舍，如振旅之陳，羣吏選車徒，謂數擇之也。此時

事與彼同，則有司為羣吏有事者，大司馬之屬矣。傳

以之子為有司，下文之子亦非王身，當謂凡從王者

非獨司馬官屬也。夏獵曰苗，則此時宣王為夏田也。

上云駕言行狩者，是獵之總名，但冬獵大於三時，故

狩為冬獵名耳，非宣王發意嚮東都，歷冬夏也。下云

有聞無聲，則在軍不得謹諱，而云囂囂之聲，故知唯

數者為有聲。傳于曰。正義曰：傳之訓于為於，為

往無為曰者，箋以為曰，則與傳不同。言之子曰，則

是命事之辭，之子當斥宣王不得為有司也。下云之

于于征，亦謂宣王行也。但不駕彼四牡，四牡奕奕，

訓于字，則于征當為往征矣。傳諸侯赤芾金

言諸侯來會也。赤芾金鳥，會同有繹。傳諸侯赤芾金

鳥，鳥達屨也。時見曰會，殷見曰同，繹，陳也。傳云金鳥

黃朱色也。傳見賢通反，下同。傳曰：言宣王之至東都，

四方諸侯，既朝見於王，而服赤芾金鳥之飾，與王行會

然，闕習，既朝見於王，而服赤芾金鳥之飾，與王行會

同之禮者，有陳于會同之位，言各以爵之尊卑，陳列

赤

三

六

及古

金鳥者即禮之赤鳥也。故箋云：金鳥黃朱色，加金為飾。故謂之金鳥。白鳥黑鳥，猶有在其上者，為尊未達。其赤鳥則所尊莫是過。故云：達屨言是屨之最上達者也。此鳥也。而曰屨屨通名，以鳥是祭服尊卑異之耳。故屨人兼掌屨，鳥是屨為通名也。時見曰會，殷見曰同。太宗伯文也。定本云：殷頰曰同，誤也。注云：時見者無常期，諸侯有不服者，王將有征伐之事，則既朝。覲王為壇於國外，合諸侯而命事焉。殷眾也。十二歲以命政焉。如是則會同。其禮各別，不得並行之矣。且此時王與諸侯會東都，非十二年之事。言同者，以會同對文則別，散則義通。會者交會，同者同聚。理既是同，故論語及**決拾既依**。弓矢既調。決，鈎弦也。拾，遂也。依，利也。云：依謂手指相次比也。調謂弓強弱與矢輕重相得。決本又作夫，或作快，同。古音反。依音次。說文子利反。云：便利也。比，毗志反。

射

射夫既同助我舉柴。柴積也。云：既同已射同獲。將射之位也。雖不中必助中者舉積禽也。柴子，智反。說文作掌，士賣反。決拾至舉柴。正義曰：此章中丁仲反。下中者同。言諸侯從王田，罷賜射餘獲之事也。言時諸侯所有決之與拾，既與手指相比次而和利矣。弓之與矢，既強弱相得而調適矣。既田畢，王以餘獲之禽賜之，則以此射夫而取之。此射夫皆已射一番，若中得禽者，既同復將射之位，欲更射以求禽也。若以射之不中者，則又助我中者舉積禽。此文承諸侯之下射夫，即諸侯也。其大夫亦在獲射之中。則此可以兼焉。諸侯而謂之射夫者，夫男子之總名也。依謂至相得。正義曰：傳以依為利，其義不明。故申而成之。決著於右手，大指所以鈎弦開體。遂著于左臂，所以遂弦。手指相比次而後射，得和利。故毛云：依利謂相次。然後射利，非訓依為利也。言調謂弓強弱與矢輕重相得者，弓體有強弱，各其力之。

倚

所便又弓矢之各有安危調之使相得。既同至積禽。正義曰田無射禮唯既田乃有班餘獲射在於澤宮言同復將射之位在於澤宮之位也以言助我舉積是不得射者助他人也故射雖不中必助中者也此謂士大夫以上有禮射者庶人則以主皮當禮射故鄉大夫以五物詢衆三日主皮是也。四黃既駕兩驂不倚。言御者之良也。又於綺反。不失其馳舍矢如破。言習於射御法也。云御者之良得舒疾之中射者之工矢發則中如椎破物也。舍音捨。四黃至如破。正乃與之田言王乘四黃之馬既駕矣兩驂之馬不相依倚御者節御此馬令不失其馳騁之法故令射者舍放其矢則於椎破物能中而駛也言御良射善所以美之。御者之良。正義曰馴鐵云六轡在手。

箋

古本驚作警註同

云言馬之良此云御良者雖馬御相須而設文有意彼云在手主說馬良不用御者之力故言在手而已此云驂不相倚乃御者使之然。蕭蕭馬鳴悠悠旆旌。言不謹謹也。音喧。譁音歡。又徒御不驚大庖不盈。徒輦也御御馬也不驚驚也不盈盈也。一曰乾豆。二曰賓客。三曰充君之庖。故自左牒而射之達于右。牒為上殺射右耳本次之射左牒達于右牒為下殺。面傷不獻踐毛不獻不成禽不獻禽雖多擇取三十焉其餘以與大夫士以習射於澤宮田雖得禽射不中不得取禽田雖不得禽射中則得取禽古者以辭。

古今書林卷之三
不警
君之大庖所獲之禽不充滿乎言充滿也

讓取不以勇力取。云不驚驚也不盈盈也反其言

美之也射右耳本射當為達三十者每禽三十也。庖。

蒲茅反。膘頻小反。又扶了反。至蒼云小腹兩邊肉也。說文云脅後髀前肉也。本亦作醜。蒲禮反。或又作韻。射食亦反。下射左髀同。髀本亦作醜。音愚。又五厚反。謂肩前也。說文同。郭音偶。謂肩前兩間骨何休注。公羊自左膘射之。達于右髀中心死疾。鮮潔也。又五回。五公二反。射右耳食亦反。脚本文作髀。方爾反。又薄。禮反。謂股外。髀餘繞反。又胡了反。謂水賺也。字書無此字。一本作醜。音羊。紹反。又羊招反。音忱。于小反。本或作膘。踐。蕭蕭至不盈。正義曰。言王之田獵非子淺反。直射良御善。又軍旅齊肅。唯聞蕭蕭然。馬鳴之聲。見悠悠然。旆旌之狀。無敢有譁者。徒行輓輦者。與車止御馬者。豈不警戒乎。言以相警戒也。君之大庖所獲之禽。不充滿乎。言充滿也。徒輦者。至力取。正義曰。諸徒皆為徒行。此獨以為輦者。釋

訓云。徒御不驚。輦者。也。爾雅。特釋此文。故依而為說也。官鄉師云。大軍旅會同。治其輦。注云。輦人輓行。所以載任器也。止以為蕃營。司馬法。輦有一斧。一鑿。一裡。周輦加二板。二築。夏后氏二十人。而輦。殷十人。而輦。周十五人。而輦。是會田獵。人輓輦。以徒行也。徒既為輦者。故御為御馬者也。以此美宣王之歌。故知不驚不盈聲。而豐之。故髮反。其言美之。此為美之深者也。鄭於此申毛者。反鄂不韡韡。不從毛說。以上未有此比。故於是言之。明以後此類皆然矣。傳又罔經大庖。不盈廣言。殺獸充庖之事。一曰乾豆。謂第一上殺者。乾足以為豆。實供宗廟也。二曰賓客。謂第二殺者。別之以待賓客也。三曰充君之庖。謂第三下殺者。取之以充實君之庖。厨也。君尊宗廟。敬賓客。故先人而後已。取其下也。又分別殺之三等。故自左膘而射之。達過於右肩。髀為上殺。以其貫心死。疾肉最絜美。故以為乾豆也。射右耳本。箋云。射當為達。亦自左射之。達右耳本而宛者。為次殺。以其遠心死。稍遲肉已微惡。故以為賓客也。不言自左者。蒙上文可知。

射左股髀而達過於右脅髀為下殺以其中脅死最遲肉又益惡充君之庖也凡射獸皆逐後從左廂而射之達於右髀獨言射左髀則上殺達於右髀當自左脅也次殺右耳本當自左肩膈也言自左舉下殺之射左髀可推而知也正制及公羊穀梁皆云充君之庖無廚字鄭云庖今之廚則傳本亦無廚字廚衍字也定本亦無廚字箋知射當為達者以射必自左不得從右而射且與上下不類故知當為達也而傷不獻者謂當面射之翦毛不獻謂在傍而逆射之二者皆為逆射不獻者嫌誅降之義不成禽不獻者惡其害幼少此不能使獵者無之自君所不取以示教法耳禽雖多擇取三十焉鄭云三十者每禽三十以君之獵不宜諸種止取三十故以為每禽焉則宗廟賓客君庖各十也其餘每禽五十之外以與卿大夫士習射澤宮所謂班餘獲射也不言諸侯諸侯不常射卿大夫尚得與射諸侯在射可知也以大獸公也非復也物君賜使射故非中不取言嚮者田獵所取用辭讓也此當有成文

謹呼端反又作誼謹音花去穀起呂反補大平音泰補

書傳穀梁傳與此略同之子于征有聞無聲有善聞而無誼

謹之聲云晉人伐鄭陳成子救之舍於柳舒之上去穀七里穀人不知可謂有聞無聲同音問注允

矣君子展也大成云允信展誠也大成謂致太平

也之子至大成。毛以為是從王往行羣臣有善信矣君子宣王誠實也其功大成言太平也。鄭以之子斥宣王為異耳。晉人至無聲。正義曰事在哀一十七年左傳曰晉荀瑶伐鄭次于桐丘鄭駟引請救于齊陳成子救鄭及晉辭遠穀七里穀人不知是其事也。番柳不同蓋所據書異穀本齊邑而引之者證無聲也。

吉日車攻八章章四句

無上疑脫一下字

吉日美宣王田也。能慎微接下。無不自盡以奉其上。

焉 吉曰四章章六句至其止焉。正義曰作吉

又以前章意接及羣下王之田獵能如是則羣下無

不自盡誠心以奉事其君上焉由王如此故美之

也慎微即首章上二句是也接下卒章下二句是

也四章皆論田獵言田足以總之特述此慎微接

下二事者以天子之務一日萬幾尚留意於馬祖

之神為之祈禱能謹慎於微細也人君遊田或意

在適樂今王求禽獸唯以給賓是恩隆於羣下也

二君人君之美事故特言之也下無不自盡以奉

其上述宣王接下之

義於經無所當也

言曰維戊既伯既禱 維戊順類乘牡也伯馬祖也重

物慎微將用馬力必先為之禱其祖禱禱獲也

田車既好四牡孔阜升彼大阜從其羣醜 云醜眾

也田而升大阜從禽獸之羣眾也

先以吉善之日維戊也於馬祖之伯既祭之求禱矣

以田獵當用馬力故為之禱祖求其馬之強健也田

獵之車既善好四牡之馬甚盛大王乃乘之升彼大

陵阜之上從逐其羣眾之禽獸言車牢馬健故得歷

險從禽是田禱之故也

馬國之大用王者重之故夏官校人春祭馬祖夏祭

先牧秋祭馬社冬祭馬步注云馬祖天賜先牧始養

馬者馬社始乘馬者馬步神為災害馬者既四時各

有所為祭之馬祖祭之在春其常也而將用馬力則

又用彼禮以禱之祭必用戊者曰有剛柔猶馬有牝

牡將乘牡馬故禱用剛日故云維戊順其剛之類而

乘牡馬知伯馬祖者釋天云既伯既禱馬祭也為馬

既差初宜反又初佳
反擇也補

鹿牝頻忍反徐扶
盡反又扶允反補

二義曰脫

手言政
而祭故知馬祖謂之伯伯者長也馬祖始是長也鄭

云馬祖天駟釋天云天駟房也孫炎曰龍為天馬故
房四星謂之天駟鄭亦引孝經說曰房為龍馬是也
言重物慎微者重其馬之為物慎其祭之微者將申
馬力必先為之禱其祖是謹慎其微細也言禱獲
者為田而禱馬祖求馬強健則能馳逐獸而獲之吉

日庚午既差我馬外事以剛日差擇也獸之所同

麇鹿麇麇鹿牝曰麇麇麇衆多也云同猶聚也

麇牡曰麇麇復麇言多也作嘯云麇鹿群口相聚也

麇本又作麇俱漆沮之從天子之所漆沮之水麇

倫反復扶又反漆沮之從天子之所漆沮之水麇

鹿所生也從漆沮驅禽而致天子之所徐反漆沮之水麇

至之所毛以為王以吉善之日庚午日也既簡擇

我田獵之馬擇取強者王乘以田也至於田所而又

麇

有禽獸其獸之所同聚者則麇之與鹿麇然衆多
遂以驅逆之車驅之於漆沮之傍從彼以至天子之
所以獵有期處故驅禽從之也上言乘車升大阜下
言獸在中原此云驅之漆沮皆見獸之所在驅逐之
事以相發明也鄭唯以麇為獸名為異耳外事
至差擇正義曰外事以剛日曲禮文也言此者上
章順剛之類故言雜戊擇馬不取順類亦用庚為剛
日故解之山擇馬是外事故也莊二十九年左傳曰
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則秋分以至春分馬在廐
矣擇馬不必在廐得為外事者馬雖在廐擇則弮試
善惡必在國外故也禮記注外事內事皆謂祭事此
擇馬非祭而得引此文者彼雖主祭事其非祭事亦
以外內而用剛柔故斷章引之也庚則用外必用午
日者蓋手辰午為馬故也差擇釋詁文鹿牝曰鹿也
衆多正義曰釋獸云鹿牡麇牝麇是鹿牝曰鹿也
麇麇衆多與韓奕同則傳本作麇字麇牡曰麇也
多正義曰釋獸云麇牡麇牝麇是麇牝曰麇也郭
璞引詩曰鹿麇麇鄭康成解即謂此也但重言耳

三詩疏
卷之十一
及古

音義曰麋或作麋或作麋是為麋牡曰麋也由麋之相類又承鹿牡之下本或作麋牡者誤也釋獸又云麋牡麋牝麋下箋云祁當作麋麋麋牝是也必易傳者以言獸之所同明獸類非一故知其所言者皆獸名下其祁孔有傳訓祁為太直云其大甚有不言獸名不知大者何物且釋獸有麋之名故易傳而從爾雅也注爾雅者某氏亦引詩云瞻彼中原其麋孔有與鄭同下箋云祁當作麋此麋不破字則鄭本亦作麋也

瞻彼中原其祁孔有
○祁大也
○祁當作麋麋麋牝也

麋牝也中原之野甚有之
○祁毛戶私反又止之反

止尸反沈市尸
○麋亡悲反

儻儻俟俟或羣或友
○儻儻俟俟或羣或友
○儻儻俟俟或羣或友
○儻儻俟俟或羣或友

則侯俟獸三日羣二日友
○儻儻俟俟或羣或友
○儻儻俟俟或羣或友

士行也
○儻儻俟俟或羣或友
○儻儻俟俟或羣或友

徐音矣
○儻儻俟俟或羣或友
○儻儻俟俟或羣或友

天子
○天子
○天子

云率循也悉驅禽順其左右之宜以安待王之射也
○射食
○瞻彼至天子
○毛以為視彼中原

而多也故儻儻然有趨者俟俟然有行者其趨行或三三為羣或二二為友是其甚有也既而趨逆之車驅而至於彼防虞人乃悉驅之循其左右之宜以安待天子之射也
○鄭以為為視彼中原之野其麋牝之獸甚有之言中原其有麋餘同
○趨則至二日友

○正義曰上言多有諸獸此宜說其行容獸行多疾當先言其趨故以趨則儻儻行則侯俟周語曰獸三為羣故二日友友視於羣其數宜少易損卦六三云二人行則得其友獸亦當然故曰友三曰羣謂自三以上皆稱羣不必要三也
○驅禽至天子
○正義曰此言安待天子謂已入防中乃虞人驅之故騶虞傳曰虞人翼五祀以待公之發騶鐵箋云奉是時牲謂虞人與此待同也言驅禽之左右者以禽必在左射之或令左驅令左皆使天子得其左廂之便以

三詩疏

卷之三十三

及右

其未明故箋又申之云循其左右之宜以安待王之射

既張我弓既挾我矢發

彼小祀殪此大兕

殪壹發而死言能中微而制大

也

云豕牝曰祀。挾于洽反又于協反又戶頰反。祀音巴殪於計反兕徐履反本又

作光中以御賓客且以酌醴

張仲反御賓客者給賓客之御也賓客謂諸侯也酌醴

酌而酌羣臣以為俎實也

既張至酌醴。正義曰

言既以張我天子所射之弓既挾我天子所射發之

矢發而中彼小祀亦又殪此大兕也既殺得羣獸以

給御諸侯之賓客且以酌醴與羣臣飲時為俎實也

之御殪是壹發而死也又解小祀大兕俱是發矢殺

之也小者射中必死若於不能射中大者射則易也

唯不能即死小祀云發言發則中之大兕言殪言射

著即死異其文者言中微而制大。御饗醴至飲酒

已此言酌醴者左傳天子饗諸侯每云饗醴命之有

是饗有醴者天子飲酒之故舉醴言之也。御賓

至俎實。正義曰御者給與賓客之辭故言御賓客

者給賓客之御也知賓客謂諸侯者天子之所賓客

者唯諸侯耳故周禮六服之內其君為大賓其臣為

大賓是也彼對文則君為大賓故臣為大賓若散則

賓亦客也故此賓客并言之此箋舉尊言耳其臣來

及從君則王亦以此給之也言酌而醴羣臣以為俎

實者以言且以酌醴是當時且用之辭則得禽即與

羣臣飲酒故知以為俎實也若乾之為脯

漬之為醢則在籩豆矣不得言俎實也

吉日四章章六句

南有嘉魚之什十篇四十六章二百七十二句

是務。勞力報反來力代反。矜本又作鰥同。古頑。反。徐又棘水反。篇內矜寡同。老無妻曰矜。老無夫曰寡。鴻雁三章。章六句。至其所焉。正義曰。矜。離逃散皆不安止。其居處。今宣王始立。能遣侯伯。卿士之使。皆就而勞來。今還歸本宅。安止。安慰而集聚之。使復其居業。為築宮室。又至於矜寡孤獨。皆蒙贖贍。無不得其所者。由是故美之也。勞來者。來勤也。義與勞同。皆謂設辭以閔之。言萬民離散。不安其居。卒章上二句是也。而能勞來。首章次二句是也。至於矜寡。無不得其所者。首章下二句是也。其餘皆說安集之事。序總言焉。經序參差者。敘述其次第。當然。經主說安集為始。先陳王殷勤為民。然後本其未集。各為節文之始。故不同也。宣王至是務。正義曰。由宣王承厲土衰亂之弊。故民有離散。以承此亂而起。興復先王之道。以安集。民為始也。衣物破壞。謂之弊。厲土壞亂天下。使萬民離散。猶衣之弊。然。雲漢云。承厲土之烈者。

彼美宣王。遇災而懼。災非厲王所致。故不言弊。此離散由厲王。故言弊也。烝民序曰。周室中興。是興復先王之道。知以安集眾民為始者。以宣王據亂而起。明宣王先據散民。不得民未安居。先行餘政。故知以安集為始也。書曰。天將有立。父母民之有政。有居。今泰誓文。言天將有立。聖德者為天下父母。民之得有善政。有安居。彼武王將欲伐紂。民喜其將有安居。是民之所欲。安居為重也。宣王之為是務。言宣王之所為。安集萬民。是以民之父母為務。意同。武王所以為美。

鴻雁于飛。肅肅其羽。興也。大白鴻。小曰鴈。肅肅。羽聲也。

也。云。鴻雁知辟陰陽寒暑。興者喻民知去無道。就有道。肅所六反。之子于征。劬勞于野。之子侯伯。

本或作翻同。之子于征。劬勞于野。之子侯伯。卿士也。劬勞。病苦也。云。侯伯。卿士。謂諸侯之伯與。

天子卿士也。是時民既離散，邦國有壞滅者，侯伯久不述職，王使廢於存省諸侯，於是始復之，故美焉。

其俱反。注及下文同。韓詩云：數也。使所吏反。爰及矜人，哀此鰥寡。

云：爰，曰也。王之意不徒也。老無妻曰鰥，偏喪曰寡。

使此為諸侯之事，與安集萬民而已。王曰：當及此可憐之人，謂貧窮者，欲令矜餼之。鰥寡則哀之，其孤獨

者，收斂之，使有所依附。

矜，棘水反。喪息浪反。令力聖反。矜音周。救也。餼，許氣反。

鴻雁至鰥寡。正義曰：言鴻雁避所忌，就所欲，往

道而歸，往之時其心喜樂也。此萬民所以有可就者，以時王遣使是子侯伯卿士，於是巡行其邦國，勞來

天下之民病苦於外野，故萬民得歸之。此侯伯卿士既安集萬民，又稱王命已曰：不但安民而已，亦當及此可憐之人，貧窮者，令矜餼焉。又哀此無妻之鰥夫，偏喪之寡婦，當收斂之，使有所依附也。王命已曰：當行焉。

大曰鴻，小曰雁。雁小，嫌其同鳥。雄雌之異，故故連言之。其形鴻大而雁小，知避陰陽寒暑者，春則

傳辨之云：大曰鴻，小曰雁也。知避陰陽寒暑者，春則避陽暑而北，秋則避陰寒而南，故並言之。此以所避

與民避惡，既有所避，自然歸善。故箋云：喻民知去無道，就有道，離散不得，所是無道。明君安集之是有道

也。言去無道之離散，就有道之安集，所興一事耳。不謂以厲王無道去之，宣王有道就之，何則？民離散者，豈能逃出中國遠避厲王也。

義曰：傳既以之子為侯伯卿士，故箋又解傳言侯伯卿士，謂諸侯之伯與天子之卿士也。毛知之子為侯

伯卿士者，以此勞來之詩也。王使勞來於天下，唯侯伯與卿士耳。故僖元年左傳曰：凡侯伯救患分災，討

罪禮也。是侯伯自於州內有罪者，則征討之。災患則

分救之此安集萬民亦救患之義且州之內侯伯所
主明王當遣焉故知有侯伯也又周禮王之所以撫
邦國諸侯者歲徧存三歲徧覲五歲徧省注云歲者
巡守之明歲以為始自五歲之後遂間歲徧省此天
子於諸侯所命卿士也春秋之時天子每使卿聘魯
故知有卿士也諸侯之伯伯者長也諸侯之長謂之
侯伯即州牧是也故左傳杜注云侯伯州長也列職
於王即曰牧於諸侯則謂之侯伯一官而有三名也
傳以之子是王所使之人舉侯伯卿士而言耳其實
王官之伯亦有時述職天子之大夫亦使於諸侯故
下泉傳曰諸侯有事則二伯述職春秋之世每有大
夫聘魯是皆得為王使也是時民既離散邦國壞滅
知者以百堵皆作非直民居邦國城邑亦築作之故
言邦國壞滅也所以離散壞滅者侯伯久不述職王
使廢于存省諸侯故合然也今宣王於是始遣侯伯
述職卿士存省復先王之法故美之言述職者述脩
其所掌之職事上下通名故譜曰武王巡狩述職昭
五年左傳曰小有述職謂諸侯於天子也又水氏曰

去其丘呂反 補

行山甫出祖傳曰言述職也仲山甫卿士也亦言述
職是其實侯伯亦王所遣總名皆王使但存省不使侯
伯耳。可憐之人至有所依附。正義曰以下則
言鰥寡明此可憐之人是貧窮也以貧窮無財則宜
賙餼之賙謂與之財餼謂賜之食也知可憐之人非
孤獨者以孤獨與鰥寡為類同在哀此之中故言鰥
寡則哀之其孤獨者收斂之使有所依附也男鰥女
寡皆身孤獨故言其孤獨以此無父之孤無子之獨
亦宜哀焉。制云四者天民之窮而無告者也皆有
常餼是四者同也言有常餼則鰥寡亦賙餼之言收
斂之者對貧窮自有親眷不須收斂鰥寡則既收斂
之又賙餼之但哀其無所告故箋別言之。鴻雁于飛集于中澤。中澤澤
中也。云鴻雁之性安居澤中今飛又集于澤中猶
民去其居而離散今見還定安集之子于垣百堵皆

三寺流 卷上之二十四 及古曷

板六尺疑

疏同

女一作汝

作

一丈為板

五板為堵

云

侯伯卿士又於壞滅

之國徵民起屋舍築牆壁百堵同時而起言趨事也

春秋傳曰五板為堵五堵為雉雉長三丈則板六尺

堵丁古反雖則劬勞其究安宅究窮也云此勸

萬民之辭女今雖病勞終有安居又反安宅鴻雁至

正義曰言鴻雁性好居澤今往飛而集下澤中得其

志也以與萬民亦情樂處家今還歸而止於家中亦

得其欲也萬民得以安處者其是子侯伯卿士又於

壞滅之國徵民起築垣牆令百堵俱起由是得還定

也又言侯伯卿士勸已萬民曰築作興造雖則今劬

勞其於久得安居欲使不憚勞也民喜王使之勸已

故陳辭而美之一丈至為堵正義曰板堵之

數經無其事七氏以義言耳五板為堵自是公羊傳

文

三

祭

又公羊在毛氏之後非其所據五板為堵謂累五板

也板廣二尺故周禮說一堵之牆長丈高一丈是板

廣二尺也春秋至六尺正義曰傳以一丈為

板鄭欲易之故引傳文而證板之長短春秋傳曰五

板為堵五堵為雉定十二年公羊傳文也公羊雖非

正典其言傳諸先達故鄭據之以破毛也言五堵為

雉謂接五堵成一雉既引其文約出其義故云雉長

三丈則板六尺也雉長三丈經亦無文故周禮說雉

高一丈長二丈韓詩說八尺為板五板為堵五堵為

雉何休注云公羊取韓詩傳云者四十尺雉二百尺

以板長八尺接五板而為堵接五堵而為雉也二說

不同故鄭駁異義辨之云左氏傳說鄭莊公弟段居

京城蔡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

不過三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

也古之雉制書傳各不得其詳今以左氏說鄭伯之

城方五里積千五百步也大都三國之一則五百步

三寺疏

卷二十一

及古

據之文也王愆期注公羊云諸儒皆以為雉長三丈堵長一丈疑五誤當為三如是大通諸儒唯與鄭板六尺不合耳

然云此之子所未至者五刀反聲也維此哲人

謂我劬勞云此哲人謂知王之意及之子之事者

我之子自我也維彼愚人謂我宣驕宣示也云

謂我役作眾民為驕奢

鴻雁三章章六句

庭燎美宣王也因以箴之諸侯將朝宣王以夜未

央之時問夜早晚美者美其能自勤以政事因以

今

箴者王有雞人之官凡國事為期則告之以時王

不正其官而問夜早晚燎力照反徐又力燒反

又云樹之門外曰大燭於內曰庭燎皆是照眾

為明箴之金反諫誨之辭朝直遙反下皆同

庭燎三章章五句至箴之正義曰因以箴之者

言王雖可美猶有所失此失須治若病之須箴三

章皆美其勤於政事議其不正其官是美而因箴

之事也宣王既在變詩此言美而箴之以下規誨

為衰失之漸而首則六月采芑末則斯干無羊並

不言美者敘以隱之詩承刺後不可復言其美故去

美以示意既末不言美故首亦去美令始終相準

且見宣王賢君其詩可以次正故終始不言美其

間則各從其實也以此王勤政事而不正其官美

大過小得中有失故美而因箴之汾沮洳則惡大

善小失中有得故刺而因美焉所以相反也

註具一作乎

夜

三言

諸侯至早晚。正義曰：王有雞人之官，凡國事為期，則雞人告有司，以其朝之時節，有司當以告王。不須問今王問之，由王不正其官，而問夜早晚，非禮，雞人職文也。注云：象雞知時，告其有司主事者也。鄭知一言之內，兼有箴美者，以其篇更無箴刺之文，夜如何其，是問夜之辭。天子備官任使，而親問時節，非王者之法，故知此即箴也。卒章是朝之正時，知不得時而美，失時而箴者，三章同云夜如何其，是王之失得一也，不得以時而為美矣。且依時而朝，未足為美，明美者美其勤於親問，問之則非禮，故知此即為箴也。

夜如何其

云此宣王以諸侯將朝

夜起曰夜如何其

問早晚之辭

其音

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鸞

聲將將

央旦也庭燎大燭君子謂諸侯也將將鸞

鐘聲

云夜未央猶言夜未渠央也

而於庭設大燭

使諸侯早來朝聞鸞聲將將然。央於良反，說文云：辭云央盡也，將七羊反，本或作鏘，注同。且七也，反又子徐反，又音且，經本作旦，鏘表驕反，又必苗反，渠其據。夜如至將將。正義曰：宣王以諸侯將朝，遂夜反。起問左右曰：夜如何其？其語辭言夜今早晚如何乎？王問之時，夜猶未渠央矣，而已見庭燎之光，言於時即是庭設大燭，以待諸侯，其君子諸侯以庭燎已設，皆來至止，人聞其鸞聲將將然，王勤政事，誠可美矣，而不正其官，失人君之道，故箴之。央旦至大燭。正義曰：未央者，前限未到之辭，故箋云：夜未央，猶言夜未渠央也。故漢有未央宮，詩有樂未央，傳言央旦者，且是夜屆之限，言夜未央者，謂夜未至且非謂訓央為旦，故王肅云：央旦，木旦夜半是也。二章夜未艾，艾久也，毛意艾取名於耆艾，艾者是年之久，從幼至艾為年久，似從昏至旦為夜久，昏似幼，旦似

三言

卷十七之七

及古

艾言夜未於久亦是未至於旦未艾與未央其意同也。但下章言晨則三章設文有漸未央先於未艾也。此夜未旦者作者言王問夜之時節耳非對王之辭也。若對王未央王應更寢何當設燭以迎賓以此知非對辭也。庭燎者樹之於庭燎之為明是燭之大者。故云庭燎大燭也。秋官司烜云邦之大事供蕢燭庭燎。注云樹於門外曰大燭門內曰庭燎。不同者以彼燭燎別文則設非一處庭燎以庭名之明在門內故以大燭為門外以文對故異之耳。其散則通也。郊特牲曰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注云僭天子也。庭燎之差公蓋五十。侯伯子男皆三十。是天子庭燎用百。古制未得而聞要以物百枚并而纏束之。今則用松葦竹灌以脂膏也。

夜如何其夜未艾庭燎晰晰君子至止鸞聲噦噦。艾久也。晰晰明也。噦噦徐行有節也。云艾末曰艾以言夜先雞鳴時。艾毛五蓋反。鄭音刈。晰本又作哲之世反。噦

呼會反。徐又呼惠反。艾所銜反。先蘇薦反。艾末至雞鳴時。正義曰。不安故易之何者以一夜如譬一世從昏至旦猶從生至死耳。不得以老為旦也。若以夜未久則是初昏之辭。時已雞鳴左右不得謂之未久也。故易之以艾。艾為喻一物之全是猶一夜也。以刀初艾猶初昏也。艾竟猶旦也是艾者以昏初為本以過為末。所以成艾之名言未成艾猶初未至於旦。故言先雞鳴時也。朝禮羣臣別色始入在雞鳴之後此未至朝節。故知先雞鳴時也未艾先於雞鳴則未央又在其前。故王肅以為夜半。雖鄭亦當然矣。

夜如何其夜鄉晨庭燎有輝君子至止言觀其旂。輝光也。云晨明也。上二章聞鸞聲。爾今夜鄉明我見其旂是朝之時也。朝禮別色始入。鄉許亮反。字又作嚮。輝音暉。別彼列反。旂音祈。

詩經卷之八

主

庭燎三章章五句

泗水規宣王也

規者正圓之器也。規至仁恩也。以

恩親正君曰規。春秋傳曰：近臣盡規。徐莫顯反。

泗水三章二章章八句一章六句。正義曰：作

規之使周備。是匡諫之名。刺者責其為惡。言宣王

政教多善。小有不備。今欲規之。使備。故言規之不

起。王不禁之。欲王治諸侯。察潛佞。皆規。王使為善

也。規以正圓。矩以正方。繩正曲。直權正輕。重皆可

以也。諫君。獨言規者。以主仁恩。以恩親正君。曰規

規之使圓。則外無廉隅。猶人之為恩。貌不嚴肅。故

五行規主東方。是主仁恩也。案援神契云：春執規

比

貌

泗彼流水

朝宗于海

典也。泗水流滿也。水猶有所朝

宗。云：興者水流而入海。小就大也。喻諸侯朝天子

亦猶是也。諸侯春見天子曰朝。夏見曰宗。朝直通

見賢通反。駘彼飛隼。載飛載止。云：載之言則也。言

隼欲飛則飛。欲止則止。喻諸侯之自驕恣。欲朝不朝

自由。無所懼心也。隼惟必反。嗟我兄弟。邦人諸友

莫肯念亂。誰無父母。邦人諸友。謂諸侯也。兄弟同

姓。臣也。京師者。諸侯之父母也。云：我我王也。莫無

夏見

古本作喻諸侯之自
恣朝不朝自由無所
在也。心恐衍

聽忍行

女一作汝

也我同姓異姓之諸侯女自恣聽不朝無肯念此於
 禮法為亂者女誰無父母乎言皆生於父母也臣之
 道資於事父以事君而而滿者彼流水也此水之流
 當朝宗而入於海小就大也以喻強盛者是彼諸侯
 也此諸侯亦當朝宗天子臣事君也何為今更不然
 就然而疾者彼飛隼其意欲飛則飛欲止則止自由
 無所畏也以喻彼諸侯欲朝則朝欲否則否自恣無
 所懼也故責之嗟乎我王兄弟同姓之國及為邦君
 之人異姓諸侯此同姓異姓汝皆我王之諸友何為
 自恣不朝無肯念此於禮法為亂者若然則誰無父
 母乎何者人皆生於父母何為不以事父母之道事
 故京師者諸侯之父母何為不以事父母之道事京
 師也諸侯自恣如是王不能禁所以規王也○水
 猶有所朝宗○正義曰云猶者以水無情猶義有朝
 宗况人而可無朝宗乎朝宗者本諸侯於天子之禮

縱一作恣

故箋引大宗伯云春見天子曰朝夏見曰宗臣之朝
 君猶水之趨海故以水流入海為朝宗也禹貢亦云
 江漢朝宗於海彼注云以著人臣之禮見江漢與楚
 有道後服無道先強故以著義以水入海多矣獨於
 江漢言朝宗故云著義也大宗伯注云朝朝也欲其
 來之早宗尊也欲其尊上皆以人事名之水無此情
 故云著義也○邦人至父母○正義曰尚書云我
 友邦冢君是天子謂諸侯為友也邦人有國之辭故
 知諸友謂諸侯也此經嗟我下通兄弟邦人並責之
 諸友之文足以容同姓但以同姓為親故先責兄弟
 兄弟是同姓則邦人諸友為異姓故箋云我同姓異
 姓諸侯總責之也言京師者諸侯之父母以責不朝
 於京師故以京師為父母也箋申解名京師為父母
 之意言皆生於父母臣之道資於事父以事君本其
 恩親以責之故名京師為父母箋云○湯湯波流盛貌喻諸
 自恣不朝集注及定本恣下有聽字○湯湯波流盛貌喻諸
 湯湯○言放縱無所入也○云湯湯波流盛貌喻諸

三詩流

卷二十一

及古

侯奢僭既不朝天子復不事侯伯○湯失羊反駝彼

飛隼載飛載揚傳言無所定止也傳云則飛則揚喻

諸侯出兵妄相侵伐念彼不蹟載起載行心之憂矣

不可弭忘傳不蹟不循道也弭止也傳云彼彼諸侯

也諸侯不循法度妄興師出兵我念之憂不能忘也

○蹟井亦支弭者彼至弭忘○正義曰沔然而滿

忘彌氏反下傳者彼流水也此水之流湯湯然波

流漫溢無所入既不注於海復不入大川以興強盛

者彼諸侯也此諸侯奢僭放恣無所事既不朝天子

又不事侯伯駝然而疾飛者彼飛隼則已飛而不息

則又加之遊揚妄相擊害以與彼自恣之諸侯則已

不朝天子則又加以出兵妄相侵伐故我念彼不循

道之諸侯為此則起則行妄出兵之事者心為之憂

矣不可止而忘之傳言放縱無所入○正義曰言

水放散縱長無所入猶諸侯奢泰放恣無所臣事也

無所者是廣辭非徒不入於海又不注大川以喻諸

侯亦然故箋申之云既不朝天子復不事侯伯以傳

無所入之言知有侯伯之義故下箋亦云王與侯伯

不當察之緣此有侯伯故也定本云放衍無所入集

注云駝彼飛隼率彼中陵傳云率循也隼之性待鳥

雀而食飛循陵阜者是其常也喻諸侯之守職順法

度者亦是其常也民之訛言寧莫之懲傳懲止也傳

云訛為也言時不令小人好詐偽為交易之言使見

怨咎安然無禁止報切我友敬矣讒言其興傳疾

王不能察讒也傳云我我天子也友謂諸侯也言諸

侯有敬其職順法度者，讒人猶興其言，以毀惡之王。與侯伯不當察之。○惡鳥。路反。○駢然彼自往之飛隼，當循彼中陵，是其常以興自恣之諸侯，亦當守職慎法，是其常言諸侯之不可起行妄伐，猶飛隼之不可飛揚妄作也。諸侯之不守法，非直由其自恣，然亦由當時不令之小人為詐偽之言，使人見怨咎者，安然莫之肯禁止之者，故致讒言，我諸侯之友，有恭敬其職事者矣。讒人之言，其又興起以毀惡之，而王與諸侯何以不當察之乎？以此令諸侯益不守法也。此篇王責諸侯之自恣，因疾王之不察讒者，先責下而後刺上，欲規王令禁察之。○奸詐至怨咎。○正義口許偽交易之言者，謂以善言為惡，以惡言為善，交而換易其辭，鬪亂二家，使相怨咎也。

泗水三章二章章八句一章六句

鶴鳴誨宣王也

誨，教也。教宣王求賢人之未仕者。

○鶴鳴草木疏云：鶴鳴二章章九句。○正義以鶴鳴聞入九里。○上言規，此言誨者，規謂正其已失，誨謂教所未知。彼諸侯專恣，是已然之事，故謂之規。此求賢者，未是已失，直以意教，故謂之誨。敏者觀經而異文。

鶴鳴于九臯聲聞于野

興也。臯，澤也。言身隱而名著也。

○云臯，澤中水溢出所為坎，自外數至九，喻深遠也。鶴在中鳴焉，而野聞其鳴聲，興者喻賢者雖隱居

人咸知之。○九臯音羔。韓詩云：九臯九折。之澤，聞音問，下同。數色主反。魚潛于淵。

或在干渚

良魚在淵，小魚在渚。○云此言魚之性。

寒則逃於淵，溫則見於渚。喻賢者世亂則隱，治平則出。在時君也。○見賢通反。治直吏反。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

維穉。○何樂於彼園之觀乎。穉落也。尚有樹檀而下

其穉。○云之往爰曰也。言所以之彼園而觀者。人曰

有樹檀。檀下有穉。此猶朝廷之尚賢者而下小人。是

以往也。○樂音洛。沈又五。孝反。注及下同。爰音袁。他

山之石，可以為錯。○錯石也。可以琢玉。舉賢用滯，則

可以治國。○云他山喻異國。錯七落反。說文作厝

反。琢，涉。○鶴鳴至為錯。毛以為言鶴鳴於九臯之

他一作宅
它山古他字
補

陟千

之。以興賢者隱於幽遠之處，其名聞於朝廷之間。賢者雖隱，人咸知之。王何以不求而置之於朝廷乎。所以必求此隱者，以魚有能潛於淵者，或在於渚者，小魚不能入淵，而在渚者，良魚則能逃處於深淵。以興人不能深於隱者，或出於世者，小人不能自隱而處世。君子則能逃遷而隱居，逃避之人，多是賢者。故令王求之。王若置賢人於朝，則人言云：我何以樂彼之園而欲往觀之乎。曰：以上有善樹之檀，而其下維有惡木之穉，我所以觀焉。以興何以樂彼之朝而欲往觀之乎。以上有德善之人，而其下維有不賢之人。我所以往也。王得賢則為人樂觀其朝，如此何以不求之。非但在朝為人所觀，又他山遠國之石，取而得之，可以為錯物之用。興異國沉滯之賢，任而官之，可以為理國之政。國家得賢，匡輔以成治，猶寶玉得石，錯琢為異國也。鄭唯次二句為異，餘同。臯澤至鳴聲。○正義曰：鄭以一鳥不鳴九澤，而云九臯者，然則明深九坎也。澤者水之所鍾，故知澤中水溢出所為

喻

穀

言

卷

沈

坎自外數至九於時澤有然者故作者舉之以喻深遠也。鶴者善鳴之鳥故在澤焉而野聞其鳴聲陸幾疏云鶴形狀大如鶴長脚青翼高三尺喙長四寸餘多純白或有蒼色者今人謂之赤頰常夜半鳴淮南子亦云雞知將旦鶴知夜半其鳴高亮聞入九里雌者聲差下今英人園囿中及士大夫家皆養之。良魚至在渚。正義曰毛以潛淵喻隱者不云大魚而云良魚者以其喻善人故變文稱良也。此言至則出。正義曰此文止有一魚復云或在是魚在二處以魚之出沒喻賢者之進退於理為密且教王求賢止須言賢之來否不當橫陳小人故易傳也。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云天高遠也。魚在干渚或潛在淵。云時寒則魚去渚逃於淵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穀。穀惡木也。穀工木反說文云楮也從木穀聲非從木也以也。上章上檀下蔣類之取其上善下惡故知穀惡木

澤

古者

舉三

皆

也

穀

穀惡木。正義曰以上檀蔣類之取其上善下惡故知穀惡木也。陸幾疏云幽州人謂之穀桑荆揚人謂之穀中州人謂之楮殷中宗時桑穀共生是也。今江南人績其皮以為布又擣以為紙謂之穀皮紙潔白光輝其裏甚好其葉初生可以為茹。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攻錯也。

鶴鳴二章章九句

祈父刺宣王也

刺其用祈父不得其人也。官非其人則職廢祈父之職掌六軍之事有九伐之法祈

祈父三章章四句。正義

祈父之辭率此以刺王也。祈父至畿同。正義曰下傳以祈父為司馬故言其所掌之事大司

三詩

卷之二十四

及

馬序云王六軍是掌六軍之事也其職曰掌九伐之法正邦國注云諸侯之於國如樹木之有根本是以言伐云憑弱犯寡則背之猶人背瘦四面削其地賊賢害民則伐之有鐘鼓曰伐暴內陵外則壇之壇讀如墀置之空墀出其君更立其次賢者野荒民散則削之田不治民不附削其地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執而治其罪正殺之放弑其君則殘之殘滅其為惡犯令陵政則杜之杜塞使不得與鄰國交通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誅滅去之是有九伐之法也由其軍行征伐事有若樂為爪牙所怨故言其所掌也此職掌封畿兵甲當作畿字今作圻故解之古者祈圻畿同字得通用故此作祈尚書作圻

祈父



祈父司馬也職掌封圻之兵甲



云此司馬也

時人以其職號之故曰祈父書曰若疇圻父謂司馬

也司馬掌祿士故司士屬焉又有司右主勇力之士

○屬此古疇字本或作壽按予王之爪牙胡轉予下

恤靡所止居



恤憂也宣王之末司馬職廢羌戎為

敗云予我轉移也此勇力之士責司馬之辭也我

乃王之爪牙爪牙之士當為王閑守之衛女何移我

於憂使我無所止居乎謂見使從軍與羌戎戰於干

敵而敗之時也六軍之士出自六鄉法不取於王之

爪牙之士○為王于偽反祈父至止居○正義曰

下母為父同時爪牙之士呼司馬之官曰祈父我乃王之爪牙之士所職有常不應遷易汝何為移我於所憂之地使我無所止居乎由宣王

三言正
不明使人不稱故陳之以刺王。此司馬至之士
○正義曰以傳未明更申其說此司馬職其掌封畿
時人以其職號之故曰祈父書曰若疇圻父謂司馬
也言古亦謂司馬為圻父非獨詩也若疇圻父酒誥
文也彼注云順壽萬民之圻父謂司馬主封畿
之事與此同意也定本作疇與鄭義不合誤也又
解祈父為爪牙所責之意司馬掌祿士故司馬之官
屬焉是爵祿黜陟由司馬也其屬又有司右之官主
勇力之士故爪牙屬司馬也司馬主爪牙之士其職
得爵人今轉爪牙之士於可憂之地故所以怨之也
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功詔祿注引王制曰司馬辨
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是司馬所掌
以告司馬司馬告於王而進退之處人憂樂皆司馬
之所為故恨其轉予于恤也因言司馬所掌逆申下
振之意司右主勇力之士者司右職曰凡國之勇力
之士能用五兵者屬焉注云勇力之士屬焉選右當
於其中五兵者弓矢受予戈戟也此王之爪牙即彼

以

勇力之士故引之也。宣王至為敗。正義曰周
語云宣王三十九年戰於千畝王師敗績於姜氏之
戎史記周本紀云宣王即位四十六年而崩是未有
姜戎為敗也毛知此當姜戎之敗者以宣王之征所
往皆克此言轉予于恤有危敗之憂宣王之敗唯姜
戎耳故言姜戎為敗以當之自為姜戎所敗而言司
馬職廢者以征伐司馬所典故也常武美宣王命程
伯休父為大司馬則休父賢者也言職廢者蓋休父
卒後他人代之其人不賢故廢職也。我乃至之
士。正義曰鳥獸用爪獸用牙已防衛已身此人自謂
王之爪牙以鳥獸為喻也當為王開守之衛者謂防
閑守禦之衛也知者以其言爪牙是勇力者言胡
轉予于恤是不應轉而轉之也有勇力而不當轉於
憂唯守衛者耳故知當為王開守之衛也司右止言
勇力屬焉不言使之守衛夏官虎賁氏下大夫二人
其屬有虎士八百人其職云虎賁氏掌先後王而趨
以卒伍軍旅會同亦如之舍則守王闕王在國則守
王宮國有大故則守王門注云舍王出所止宿處開

三言疏
卷上之三十六
及古則

挫極也。然則為王開守，乃是虎賁之屬，非司右勇力士也。此言當為王守衛者。周禮司右虎賁連官耳。虎賁掌虎士，司右主勇士。虎賁之徒，既為宿衛，則司右之徒亦為宿衛矣。司右正朝儀之位，虎士在路門之右，大右在路門之左，大右則司右也。虎士言其徒不言其官，大右言其官不言其屬，明司右與虎賁氏俱率其屬以衛王，互文以相明也。不然，豈空屬司右無任役乎？以此知爪牙之士，當為王開守之衛也。此勇力之士，選右當於中，若軍右出征，則是其常職。今恨移我於憂，謂見使從軍，則不為車右，蓋使之為步卒，故恨也。傳言姜戎敗，不言敗處，故申之云：戰於于畝而敗也。杜預云：西河介休縣南有地名于畝，則王師與姜戎在晉地而戰也。國語云：宣王不籍于畝，號文公諫而不聽。三十九年，戰于于畝，孔晁云：宣王不耕籍田，神怒，民困，為戎所代，戰於近郊，則晁意天子籍田于畝，還在籍田而戰，則于畝在王之近郊，非是。晉地義或然也。又解此爪牙之士，所以不應從征者，以去軍之士出自六鄉，法不取王之爪牙之士也。小司

徒職曰乃頒，此法於六鄉之大夫，使各登其鄉之眾，募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以起軍旅。又曰：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是出自六鄉也。

予王之爪士。士事也。胡轉予于恤，靡所底止。底，至也。履反。底，爪。祈父，不聰。賈，誠也。且反。胡轉予于恤，有母之尸饔。尸，陳也。熟食曰饔。云已從軍，而母為父陳饌，飲食之具，自傷不得供養也。用反。養，羊亮。祈父，至尸饔。正義曰：上恨身無所居，此恨及。不得供養，責之曰：祈父，汝誠是不聰，慧之人，汝若聰慧，何為移我於憂危之地，令我不得居家供養？使我所有尊母令之陳熟食，以奉父乎。熟食曰饔。正義曰：對例則饔為熟食，散則通此云尸是陳之辭，明熟食故可陳也。已從至供養。正義曰：

千敵之戰王之郊內勝負不至多時而恨其不得代
母為父陳食者時王室既衰戰則恐敗恨其轉已故
舉此以刺不得為多歷時日而恨也許氏異義引此
詩曰有母之尸饗謂陳饗以祭志養不及親彼為論
饗饗生死不爭此文故不駁
之其義當如此箋非為祭也

祈父三章章四句

白駒大夫刺宣王也



刺其不能留賢也

白駒馬五尺以上

駒曰

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繫之維之以永今朝



宣王之末

不能用賢賢者有乘白駒而去者繫絆維繫也
永久也願此去者乘其白駒而來使食我場中之苗

我則絆之繫之以永今朝愛之欲留之

皎古了反潔白也場苗

良反繫陟立反徐又下

所謂伊人於焉逍遙

云伊

當作繫繫猶是也所謂是乘白駒而去之賢人今於
何遊息乎思之甚也

字下同繫鳥兮反 皎皎然白駒而去者我願其乘此白駒而來食我場

中之苗我則繫絆之維持之謂絆繫其馬留其人以

久今日之朝既思而不來又述而言曰所謂是乘白

駒而去之賢人今於何處逍遙遊息乎不知所適言

思見之甚也以久今朝者得賢人與之言語則今日
可長久猶山有樞云且以永日也

曰耕則繫之謂絆其足維之謂繫其勒也。食我場中之苗。正義曰言食苗藿則夏時矣。七月注云春夏為圃秋冬為場。場人注云場築地為墀。季秋除圃中為之此宜云圃而言場者以場圃同地耳。對則四時異名散則繼其本地雖夏亦名場也。皎皎白駒食我場藿繫之維之

以永今夕。藿猶苗也。夕猶朝也。郭反。藿火。所謂伊人

於焉嘉客皎皎白駒賁然來思。賁飾也。云願其

來而得見之。易卦曰山下有火賁賁黃白色也。彼義

反徐音奔毛鄭爾公爾侯逸豫無期。爾公爾侯邪

何為逸樂無期以反也。音洛慎爾優游勉爾遁思。

慎誠也。云誠女優游使待時也。勉女遁思度已終

其

不得見自詠之辭。遁字又作遜。徒遜反。徐徒損

皎皎至遁思。正義曰言有賢人乘皎皎然白駒而

去者其服賁然而有盛飾已願其來思而得見之也。

既願而來即賁之公侯之尊可得逸豫若非公侯無

逸豫之理爾豈是公也。爾豈是侯也。何為亦逸豫無

期以反乎。思而不來設言與之訣汝誠在外優游之

事勉力行汝遁思之志勿使不終也。極而與之自詠

之辭也。此來思遁思二思皆語助不為義也。賁

飾。易卦至白色。正義曰賁飾易序卦文山下有

火賁。易象文也。賁卦離下艮上艮為山離為火故言

山下有火以火照山之石故黃白色也。其卦名曰賁

者。鄭云離為日天文艮為石地文也。天文在下

地文在上。天地之文交相而成賁。賁然也。此賁必

為賢者之貌。箋傳不言貌。此思賢者當以車服表之

皎皎為馬之貌。賁不宜為人之貌。蓋謂其衣服之飾

也。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空大也。生芻一束其人如

楚

女一作汝

玉云此戒之也。女行所舍主人之餼雖薄，要就賢人其德如玉然。俱反。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

母愛女聲音而有遠我之心，以恩責之也。母音無本亦作無

母字與父母之字不同，皎皎至遐心。正義曰：言有同宜詳之，他皆做此。

今在彼大谷之中矣，思而不見，設言形之，汝於彼所至主人禮餼待汝雖薄，止有其生芻一束耳，當得其人如玉者而就此，不可以貪餼而棄賢也。又言我思汝甚矣，汝雖不來，當傳書信，毋得金玉汝之音聲於我，謂自愛音聲，貴如金玉，不以遺問我，而有疏遠我之心，已與之有恩，恐遂疏已，故以恩責之。黃音信不絕。

故云空大，非訓空為大，柔柔云有空大谷，是空谷大也。此云在彼空谷，則知其所適上云於焉道遙，及於焉嘉客為不知所適之辭者，以思之不得，故言不知。

所在此以賢者隱居，必當潛處山谷，故舉以為言空谷，非一猶未知其所在此也。

毋愛女聲音。正義曰：正義注皆然。

白駒四章章六句

黃鳥刺宣王也。刺其以陰禮教親而不至，聯兄弟

之不固。音連。黃鳥三章章七句。刺其至不出，而以刺王之由，刺其以陰禮教男女之親，而不

至，篤聯結其兄弟夫婦之道，不能堅固，令使夫婦相棄，是王之失教，故舉以刺之也。大司徒十有二

教，其三曰：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又曰：以本俗六安萬民，其三曰：聯兄弟，是鄭所引之文也。言不至

不固，鄭以義增之。彼注云：陰禮謂男女之禮，昏姻以時，男不曠女不怨，是也。謂之陰禮者，以男女夫婦寢席之上，陰私之事，故謂之陰禮。秋官士師云：凡

詔

亦之性

男女之陰訟聽之於勝國之社是為男女之事為陰也彼注又云聯猶合也兄弟謂昏姻嫁娶是謂夫婦為兄弟也夫婦而謂之兄弟者列傳曰執禮而行兄弟之道何休亦云圖安危可否兄弟之義故比之也

黃鳥黃鳥無集于穀無啄我粟興也黃鳥宜集木啄

粟者喻天下室家不以其道而相去是失其性嗉角

反此邦之人不我肯穀穀善也云不肯以善道

與我言旋言歸復我邦族宣王之末天下室家離

散妃匹相去有不以禮者云言我復反也音配

黃鳥至邦族正義曰言人有禁語云黃鳥黃鳥無集于我之穀木無啄於我之粟然黃鳥宜集木啄

言

今而禁之是失其性喻婦人述男子禁已云婦人婦人無居我之室無得啜我之食然婦人之在夫家宜居室啜食今夫禁已失其夫婦之所宜也婦人見其如此知必棄已即與之訣別而去之曰此邦國之人已於我若此則不我肯以善相與是不肯以善道與我也故我今迴旋我今還歸復反我邦國宗族矣言此邦之人復我邦族者言夫與黃鳥黃鳥無集于已不善居異所耳不必即他邦也

桑無啄我梁此邦之人不可與明不可與明夫婦

之道云明當為盟盟信也言旋言歸復我諸兄

婦人有歸宗之義云宗謂宗子也不可至諸兄

人既被夫棄已言此邦國之人不可與明夫婦之道今我迴旋我還歸復反我宗族之兄家也鄭唯不可與盟為異不可至之道正義曰夫婦之道以義居者也當同居共食今而禁之闇昧於三綱之

道苟欲出之不知婦人非七出不得去是不可與明
 夫婦之道也。○明當為盟盟信。正義曰易傳者
 以下云不可與處言其夫不可共處也。此云不可與
 明亦當云其夫不可與共盟也。若是明夫婦之道其
 明與否夫獨為之非婦所當共。故知字誤當作盟也。
 曲禮下曰約信曰誓。泣牲曰盟。盟是信誓之事。故云
 盟信也。禮諸侯有相背違者盟以信之而不信之人
 既盟復背此婦為夫所薄意欲盟而固之以其無信
 終必棄已。故云不可與盟也。○婦人有歸宗之義
 也。正義曰傳於此言歸宗者以婦人之所尊者其兄
 也。因此諸兄之文故言歸宗。喪服為昆弟之為父後
 者傳曰何以蕃也。婦人雖在外必有歸宗。因小宗故
 服蕃也。此以諸兄為宗之文也。彼所言歸宗唯謂大
 夫以下其妻父母沒有歸寧於宗要被出還家亦為
 歸宗。故準彼而言也。箋恐謂宗是黃鳥黃鳥無集于
 大宗。故云謂宗亦謂宗兄也。○黃鳥黃鳥無集于
 巢無啄我黍此邦之人不可與處。○處居也。巢况
 甫反。

言旋言歸復我諸父。○諸父猶諸兄也。

黃鳥三章章七句

毛詩註疏卷第十一 十一之二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毛詩小雅

我行其野刺宣王也。刺其不正嫁娶之數而有荒

政多淫昏之俗。疏。我行其野三章章六句。刺

禮天子諸侯一娶不改其大夫以下其妻或死或

出容得更娶非此亦不得更娶此為嫁娶之數謂

之禮張趯曰善哉吾得聞此數是謂禮為數也今

宣王之末妻無犯七出之罪無故棄之更婚王不

能禁是不能正其嫁娶之數大司徒曰以荒政十

昏古本作婚 註皆同

女一作汝 下同

有二娶萬民十曰多昏注曰荒凶年也鄭司農云多昏不備禮而娶昏者多也彼謂國家凶荒民貧不能備禮乃寬之使不備禮物而民多得昏今宣王之時非是凶年亦不備禮多昏豐年而有此俗故刺王也經云求爾新特言其不以禮來不肯賸是當時不備禮而昏也詩所述者一人而已但作者總一國之事而為辭故知此不以禮昏成風俗也

我行其野蔽芾其樛昏姻之故言就爾居樛惡木也

云樛之蔽芾始生謂仲春之時嫁娶之月婦之父

婿之父相謂昏姻言我也我乃以此二父之命故我

就女居我豈其無禮來乎責之也蔽必制反徐又方四反芾方味反

爾不我畜復我邦家畜養也

男女失道以求外昏棄其舊姻而相怨我行至那

為有人言我行適於野采可食之菜唯得蔽芾然樛

之惡木以與婦人言我嫁他族以求夫唯得無行不

信之惡夫既得惡夫遇已不善乃責之言我以我父

之昏爾父之姻二父勅命之故我就爾而居處為室

家耳我豈無禮而來乎而惡我也爾既不我畜養今

當復反我之邦家矣與之自訣之辭鄭唯上二句記

時為異餘同樛惡木正義曰七月云采荼薪

樛唯取薪薪惡木也毛以秋冬為昏不得有記時之

事王肅云行遇惡木言已適人遇惡人也樛之

至責之正義曰樛是木也言蔽芾始生謂葉在枝

條始生非木根始生於地也仲春草木可采故言仲

春之時嫁娶之月矣婦之父婿之父相謂為昏姻釋

親文也此及二章並言昏姻故言二父之命卒章我

成一作誠
汝

云遂牛頰也亦仲春時生可采也。○遂初六反本又作蓄頰本又

作藟徒**爾不我畜言歸斯復**復反也**疏**○正義曰

此釋草無文陸機疏云今人行其野言采其蓄不思

舊姻求爾新特蓄惡菜也新特外昏也**傳**云蓄當

也亦仲春時生可采也壻之父曰姻我采蓄之時以

禮來嫁女女不思女老父之命而棄我而求女新外

昏特來之女責之也不以禮嫁必無肯媵之○蓄音

富女並音汝媵音孕又細證反**成不以富亦祇以異**祇適也**傳**云

女不以禮為室家成事不足以得富也亦適以此自

異於人道言可惡也○祇音支**傳**不息至以異○正

之命故今引以責之言父本命汝以我為妻汝何不

思億舊時老父之命反棄我而求汝新外昏特來之

女也汝如是不以禮為室家誠不以是而得富亦適

可以此異於人耳人悉偕老汝獨相棄是異於人也

○蓄幽州人謂之燕蓄其根正白可著燕灰中溫嗽之

饑荒之歲可蒸以禦飢昏姻對文則男婚女姻散則

通故外來之婦為外昏也**傳**不以至媵之○正義

曰此解新特之義特謂獨來夫家由不以禮嫁必無

人肯媵送之故獨來也禮大夫乃一妻二妾是有姪

婦為媵士庶人則不能備矣此詩所述下及庶人本

自無媵而云無肯媵者釋言云媵送也妾送嫡而行

故謂妾為媵媵之名不專施妾凡送女適人者男女

皆謂之媵媵五年左傳晉人滅虞執其大夫并伯以

媵秦穆姬史傳稱伊尹有莘氏之媵臣是送女者雖

毛詩疏

卷之三

及古

無肯媵之故獨來耳
非謂當有姪媵也

我行其野三章章六句

斯干宣王考室也

考成也德行國富人民殷衆而

皆佼好骨肉和親宣王於是築宮廟羣寢既成而
釁之歌斯干之詩以落之此之謂成室宗廟成則

又祭祀先祖○俊古卯反釁許靳反斯干九章

二章三章四章五章章五句六章七句七章五句

八章卒章章七句○正義曰作斯干詩者宣王考

室也考成也宣王既德行民富天下和親乃築廟
寢成而與羣臣安燕而樂之此之謂成室也人之
所居曰室宮寢稱室是其正也但君子將營宮室
宗廟爲先故鄭以爲亦脩宗廟室是總稱言室足

以兼之毛傳不言廟王肅云宣王脩先祖宮室儉

而得禮孫毓云此宣王考室之詩無作宗廟之言

脩廟但作者言不及耳經雖皆是考室之事正指

其文則乃安斯寢是也故箋云寢既成乃鋪席與

羣臣安燕爲歡以樂之是考室之事也宣王中興

賢君其所以作者非欲崇飾奢侈妨害民務國富

民豐乃造之耳故首章言天下親富二章乃作之

三章言作之攻堅四章言得其形制五章言庭室

寬明六章乃言考之也既考之後居而寢宿下至

九章言其夢得吉祥生育男女貴爲王公慶流後

裔因考室而得然故考室可以兼之也○考成

至先禘○正義曰考成釋詁文德行者即秩秩斯

好次二句是也骨肉和親即下三句是也宣王承

亂離之後先務富民民富情親乃使之築宮廟羣

寢築作既成其廟則神將休焉則以禮釁塗之其

寢則王將居焉設盛食燕羣臣歌斯干之詩以歡

樂之此之謂成室也言成者非直築成而已通謂國富民和樂共作力以成其事廟則既為釁禮使神得安焉室則既為歡燕使人得處焉人神各有攸處然後謂之為成故言此之謂成室以結之說文云釁血祭也賈逵云殺而以血塗鼓謂之釁鼓則釁者以血塗之名雜記下曰成廟則釁之其禮雍人拭羊舉羊升屋自中屋南面到羊血流於前乃降是釁廟禮也昭四年左傳叔孫為孟丙作鐘饗大夫以落之服虔云釁以豕豚為落則又一名落蓋謂以血澆之也雜記云路寢成則考之而不釁注云設盛食以落之即引檀弓晉獻文子成室諸大夫發焉是樂之事下箋亦云安燕為歡以樂之是也據經乃安斯寢是考室之事而於經無釁廟之云鄭云而釁之者鄭以似續妣祖為築宮廟廟成必當釁室尚燕樂明廟釁可知也雜記之文廟成則釁寢成則考此序言考室箋得兼云釁廟者此考之名取義甚廣乃國富民殷居室安樂皆是考義猶無羊云考牧非獨據一燕食而已故知

考室之言可以通釁廟也言歌斯干之詩以樂之者歌謂作此詩也宣王成室之時與羣臣燕樂詩人述其事以作歌謂作此詩斯干所歌皆是當時樂事故云歌斯干之詩以樂之非謂當樂之時已有斯干可歌也本或作樂以釁又名落定本集注皆作落未知孰是云宗廟成則又祭先祖敘君子攸躋之言箋以躋謂升廟祭祀故又言此以敘之

秩秩斯干幽幽南山 興也秩秩流行也干澗也幽幽

深遠也 云興者喻宣王之德如澗水之源秩秩流

出無極已也 國以饒富民取足焉如於深山 乙反澗

如竹苞矣如松茂矣 苞本也 云言時民殷眾

如竹之本生矣其佼好又如松栢之暢茂矣 兄及弟

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

傳猶道也

箋云猶當作瘡瘡

病也言時人骨肉用是相愛好無相詬病也報反好猶

毛如字鄭改作瘡出無極已者此澗水之流也然

羊主反詬呼豆反與施無有窮者此宣王之德也言王德之無窮猶澗

水流之不竭幽然深遠物豐積者南山也以與

貨殖盈足者王國也王貨物豐殖民用饒足亦似深

山之有材也民既豐富得以生長故其民衆多如竹

之叢生根本之衆矣其長大又佼好如松木之葉常

冬夏暢茂無衰落矣其兄弟與弟矣用能相好樂矣無

相責以道矣鄭唯無相詬病為異餘同干澗

○正義曰釋山云夾水曰澗不訓干為澗正以秩秩

宜為流貌斯干共秩秩連文與南山相對故知干為

澗也漸註鄭注云干謂大水之傷故停水處者彼以

鴻之所居故為舊停水處與此異也國以至牙

山○正義曰言宣王國富民又饒足取則有之如於

地

嗣也鄭音已午之已補

山之取材故以喻焉言國富者國以民為體正謂民

問饒足非聚財於官民取官材也言時民至茂

矣○正義曰以竹言苞而松言茂明各取一喻以竹

筍叢生而本概松葉隆冬而不彫故以為喻其實竹

葉亦冬青禮器曰如竹箭之有筠如松栢之有心故

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是也猶道○正義曰釋

詁文猶當至詬病○正義曰箋以相猶與相好

對文言無相猶矣當謂無相惡之事若相責以道未

是傷義賦思雖無此事未足多善不當舉以為詠也

西南其戶

傳西鄉戶南鄉戶也

箋云此築室者謂築

毛詩疏

卷之六

六

燕寢也百堵百堵一時起也天子之寢有左右房西

其戶者異於一房者之室戶也又云南其戶者宗廟

及路寢制如明堂每室四戶是室一南戶爾○鄰本

同許亮反下同爰居爰處爰笑爰語○樂音洛

是處於是笑於是語言諸寢之中皆可安樂

似續至爰語○毛以為言王既能使國富和親則又

嗣續先祖先妣之功故築其居室百堵皆起或西其

戶或南其戶言路寢羣室皆作之也作之既成乃於

是居於是處於是笑於是語焉先妣後祖者取會韻

也又以下有男女安寢之事故兼云先妣○鄭以為

宣王既以於國門之左在巳之地繼續立先妣姜嫄

先祖后稷以下之廟然後乃宮內築燕寢之室百堵

同時起之比一房之室為西其戶此宗廟路寢之室

讀

為南其戶於是燕寢之中居處笑語焉燕寢言築及

百堵之戶則宗廟與明堂路寢亦築而同時有戶制

可知宗廟言所立之地則燕寢亦有其處各舉義韻

以言耳○似續至先祖正義曰箋以似續同義

不須重文故似讀為巳午之巳巳與午比辰故連言

之直讀為巳不云字誤則古音似巳字同於穆不已

師徒與讀是字同之驗也周禮左宗廟在雉門外之

左門當午地則廟當巳地也謂既在巳地而續立其

妣祖之廟然後營宮室故云謂巳成其宮廟也君子

將營宮室宗廟為先故知巳成其宮廟乃築室也知

妣是先妣姜嫄者以特牲少牢祭祀之禮皆以其妣

配夫而食無特立妣之廟者春官大司樂職舞大濩

以享先妣舞大武以享先妣先於祖用樂別祭則

周之先妣有不繫於夫而特立廟矣闕宮生民說姜

嫄生后稷以配天為周之王業則周之先妣特立廟

○西至鄉戶。正義曰：傳不言此為路寢之制，則此據天子之宮，其室非一，在北者南戶，在東者西戶，耳。推此有東嚮戶北嚮戶，故孫毓云：猶南東其畝。此築至戶爾。正義曰：以上為立廟，故此為居室。然似續妣祖之言，文中不容路寢，則築室百堵，路寢亦宜在焉。獨言此築室，謂築燕寢者，路寢作與燕寢同時而制，與宗廟相類。此西南其戶，非路寢之制，故特言燕寢，其路寢文雖不載，亦作之可知。言天子之寢，有左右房者，以天子之燕寢，即諸侯之路寢，禮諸侯之制也。有夾室，又士喪禮小斂，婦人髮於室，而喪大記諸侯之禮云：小斂，婦人髮於室，無西房，故也。士喪禮婦人髮於室，在房，婦人髮於室，無西房，故也。士喪禮婦人髮於室，在房，西房矣。有西房，自然有東房，是諸侯路寢，有左右房也。天子路寢，既制如明堂，自然燕寢之制，當如諸侯路寢，故知天子之燕寢，有左右房也。既有大夫以下，無西房，唯有一東房，故室戶偏東。

與房相近，此戶正中比之，為西，其戶矣。知大夫以下，止一房者，以鄉飲酒，義云：尊於房戶之間，為中也。但大夫禮直，占無西房，故以房與室戶之間為中也。若然，特牲云：豆籩，銅在東房者，鄭注云：謂房中之東，當夾北，非對西戶也。鄉飲酒記云：薦出自左房，鄉射記云：出自東房者，以記人，以房居東在左，因言之，記非經無義例也。又解南其戶者，宗廟及路寢，制如明堂，每室西戶是燕寢之室，獨一南戶耳。故言西其戶也。知宗廟及路寢制，如明堂者，明堂位曰：太廟，天子明堂，又月令說：明堂而季夏云：天子居明堂，太廟，以明堂制，與廟同。故以太廟同名，其中室是宗廟，制如明堂也。又宗廟象生時之居室，是似路寢，寢矣。故路寢亦制如明堂也。又匠人云：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周大明堂，注云：世室，宗廟也。重屋者，王宮正室，若大寢也。明堂者，明政教之堂也。此三者不同，而三代各舉其一，是欲互以相通，故鄭云：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同制。是宗廟及路寢制，如明堂也。彼

三者並陳此言如明堂者以周制舉明堂為文故以宗廟及路寢制如之也彼文說世室曰五室四傍兩夾窻注云窻助戶為明也每室四戶八窻以言四傍是四方傍開又云兩夾窻是一戶兩窻夾之以此知每室四戶也宣王都在鎬京此考室當是西都宮室顧命說成王崩陳器物於路寢云胤之舞衣大貝鼗鼓在西房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若路寢制如明堂則五室皆在四角與中央而得左右房者鄭志答趙商云成王崩之時在西都文王遷豐作靈臺辟靡而已其餘猶諸侯制度故喪禮設衣服之處寢者夾室與東西房也周公攝政致太平制禮作樂乃立明堂於王城如鄭此言則西都宗廟路寢依先王制不似明堂此言如明堂者鄭志答張逸云周公制禮建國中洛誥王入太室禘是也顧命成王崩於鎬京承元王宮室耳宣王承亂未必如周公之制以此二答言之則鄭意以文王未作明堂其廟寢如諸侯制度乃周公制禮建國土中以洛邑為正都其明堂廟寢天子制度皆在王城為之其鎬京則別都耳先

王之宮室尚新周公不復改作故成王之崩有二房之位由承先王之室故耳及厲土之亂宮室毀壞先王作者無復可因宣王別夏修造自然依天子之法不復作諸侯之制故知宣王雖在西都其宗廟路寢皆制如明堂不復如諸侯也若然明堂周公所制武王時未有也樂記說武王祀乎明堂者彼注云文王之廟為明堂制知者以武王既伐紂為天子文王又已稱王武王不得以諸侯之制為父廟故知為明堂制也○於是至安樂○正義曰居處義同以寢非一散言之耳此文雖承燕寢之下理亦兼有路寢周禮注云王路寢一小寢五下又后六宮此文亦可兼之故云諸寢之中皆可安樂

約之閣閣
 榑之橐橐 榑謂榑土也。閣閣猶歷歷也。橐橐用力也。
 云約謂縮板也。榑謂榑土也。音託本或作柝縮所六反。榑呂忱丈牛反。沈呂菊反。說風雨攸除鳥鼠攸去。文音勅周反引也。從手雷聲。

毛詩疏 卷之九 九

成其牆屋弘殺則風雨之所除也其堅致則鳥鼠之所去也其堂室相稱則君子之所覆蓋○除直慮反去也芋毛香

于反鄭火吳反或作吁殺所界反○約之至攸芋○致直置反本亦作緻同稱尺證反

羣寢之時以繩約縮之繩在板以上歷歷然均謂繩均板直則牆端正也既投土於板以杵椽築之皆橐素然用力勤力而築則牆牢固也至若王寢既成其牆屋弘殺則風雨之所除其築作堅緻則鳥鼠之所去君子於是居中所以自光大也○鄭以為宮宗廟羣寢下句君子之所覆蓋為異

○約謂至掘土○正義曰縣云縮板以載是鄭所據也縮約皆謂以繩纏束之若今之檣柁也此椽之橐橐猶縣云築之登登故傳皆以為用力如椽杖之椽正謂以杵築之也言椽謂掘土者取壤土投之板中掘使平均然後椽之

君子攸芋

傳

芋大也

箋

云芋當作撫撫覆也寢廟既

也掘者以手平物之名故字從手○傳芋大○正義曰孫毓云宮室既成君子處之所以為自光大

芋當至覆蓋○止義曰芋當作撫讀如亂如此撫以聲相近故誤耳撫覆也鄭以義言之爾雅無此訓也以下攸躋為君子所升攸寧為君子所安則知此為君子所覆故云其堂相稱則君子之所覆蓋故反以類上去鳥鼠除

風雨之勢同也如跂斯翼○如人之跂竦翼爾音企

竦粟如矢斯棘如鳥斯草○棘稜廉也草翼也音企

棘戟也如人挾弓矢戟其肘如鳥夏暑希草張其翼○棘居力反韓詩作枋枋隅也旅卽反草如字韓詩作勒云翅也稜力登反挾子沓反又子協反又

音協肘如翬斯飛君子攸躋○躋升也云伊洛而張九反

南素質五色皆備成章口翬此章四如者皆謂廉隅

之正形貌之顯也。翬者鳥之奇異者也。故以成之焉。
此章主於宗廟。君子所升祭祀之時。○翬音輝。雉名。說文云大飛也。
躋子如跛至攸躋。○毛以為言宮室之制。如人跛西反。
翬足竦此臂翼然如矢之鏃。有此稜廉然如鳥之舒。此革翼然如翬之此奮飛然宮室如此之美。君子所以升處也。矢鳥翬指形言之。如跛不言人者。義取於跛。言跛則人可知也。又人手似鳥翼。以為韻言。跌翼則如人。弭手直立。以喻屋壁之上下正直也。言如矢稜廉以喻四隅廉正也。其斯草斯飛。言簷阿之勢似鳥飛也。翼言其體飛象其勢。各取喻也。○鄭以此章論宗廟。如矢斯棘。如人挾弓矢戰其肘。亦喻之。稜廉君子攸躋。言升祭為異耳。○**棘**稜廉。○正義曰。言稜廉則指矢鏃之角為棘焉。蓋古有此名。○**棘**棘至翼時。○正義曰。古語謂棘為戟。故明堂位曰。越棘大弓。隱十一年左傳曰。子都拔棘。皆戟也。言如人挾弓矢戰其肘者。謂射者左手弣弓。右手擊之。

冥一作溟 註同

則戰其肘。謂右手之肘。亦喻室之外廉隅也。如鳥夏暑又希。葦張其翼者。堯典曰。仲夏鳥獸希。葦注云。夏時鳥獸毛疏。皮見。則言葦者。謂夏暑毛希。皮草露見於此之時。必舒其羽翼。故不言翼。而言葦。解其言葦之本意。○**躋**躋升。○正義曰。釋詁文。孫毓云。君子之所升處。○**伊洛**至之時。○正義曰。伊洛而南。素質五色。皆備成章。曰翬。釋鳥文。李巡曰。素質五采。備具文章。鮮明雉白質五色。為文鳥。如此色者。希。故云鳥之奇異者。故以成之。解此象既多。最後言翬意也。下云。君子攸寧。是寢息其中。此言攸躋。則是君子升下。宗廟言祭祀之時。下章主寢室。言燕息之時。**殖殖其庭。有覺其楹。**
殖殖言平正也。有覺言高大也。
覺直也。○殖。巾力反。
會會其正。噦噦其冥。
會會猶決決也。正晝也。噦噦猶熠熠也。冥夜也。
也。云。會會猶決決也。正晝也。噦噦猶熠熠也。冥夜也。

毛詩疏 卷上之三十一 及古韻

也言居之晝日則快快然夜則熒熒然皆寬明之貌

○噲音快正音政噦呼會反冥毛莫形反鄭莫定反

長王丁丈反崔直良反幼王如字本或作窈崔音杳

熒音謂呂忱云火光貌

君子攸寧云此章主於寢君子所安

燕息之時

○其宮寢之前庭也毛以為殖殖然平正者

寢之楹也言宮寢庭既平正楹又高大宣王之所

與列聚於此者皆是讓德有禮之士噲噲然寬

博其羣臣之長者噦噦然閑習其羣臣之幼者長幼

有禮君子所以安也○鄭以為言寢室殖殖然其庭

平正有誦直者其楹柱庭平柱直處所寬明快快然

其晝日居之也熒熒然其夜冥居之也院寬宅明書

夜俱快君子之所安息也○有覺言高大○覺

直○正義曰覺之為訓為大為直故禮記注云覺大

也直也傳以屋之為美在於高大義以柱之為善貴

於誦直故其訓也○正長冥幼○正義曰正長釋

詁文冥幼釋言文王肅云宣王之臣長者寬博噲噲

然少者閑習噦噦然夫其所與翔於平正之庭列於

高大之楹皆少長讓德有禮之士所以安也傳意或

然而本或作冥幼者爾雅亦或作窈孫炎曰冥深闇

之窈也某氏曰詩曰噦噦其冥為冥窈於義實安但

於正長之義不允故據注為毛說冥所以得為幼

者郭璞曰幼穉者冥昧也○噲噲至之貌○正義

曰箋以此說宮室之形快庭楹之平直不得有長幼

之義故以正為晝冥為夜快

快熒熒為宮室寬明之貌

下莞上簟乃安斯寢

云莞小蒲之席也竹葦曰簟寢既成乃鋪席與羣臣

安燕為歡以樂之○莞音官徐又九完反草叢生水

實非也鋪音呂反又音中莖圓江南以為席形似小蒲而

敷樂音洛本亦作落

乃寢乃興乃占我夢

言善

之應人也

云興夙興也有善夢則占之○應應吉

對之應吉

效古韻

寢一作寐

皆于

加亦云

夢維何維熊維羆維虺維蛇

云熊羆之獸虺蛇之

蟲此四者夢之吉祥也

虺許鬼反蛇市奢反

莞

至維蛇。正義曰：宣王命人下鋪莞蒲，上施簾席，乃與羆臣安燕，為歡樂於此寢室之中，歡樂已訖，乃於其中寢寐焉。至晨乃興起焉。於寐時有夢，乃占我夢之事，其吉夢維何事乎？維夢見熊羆與虺蛇耳。言乃占我夢者，上自言已夢命人占之，下文大人占之，乃是他人為王占夢也。言吉夢者，當時未有吉凶據後占之為吉，故探言焉。此乃安斯寢之下無傳。毛氏為燕與否未可明也。莞，小蒲，至落之。○正義曰：釋草云：莞，荷蕒。某氏曰：本草云：白蒲一名荷蕒，楚謂之莞。蒲，郭璞曰：今西方人呼蒲為莞。蒲，今江東謂之荷蕒。西方各蒲，用為席，言小蒲者，以莞蒲一草之名，而司几筵有莞筵蒲筵，則有大小為席，精麤故得為兩種席也。知莞用小蒲者，以司几筵設席皆麤者耳。下美者在，上其職云：諸侯祭祀之席，蒲筵，績純如

頸一作頭

莞席紛純，以莞加蒲，明莞細而用小蒲，故知莞小蒲之席也。竹筵曰筵者，以常鋪在上，宜用堅物，故知竹筵也。且詩每云：篔簹用為車蔽，是竹筵可知。以此考室之詩，室之初成，當有燕樂，故為寢室。既成，鋪席與羆臣安燕，為歡樂以樂之也。定本作落，此下莞上篔簹，雖是與羆臣燕樂之席，其室內寢臥，亦當然也。士喪禮者，士禮也。云下莞上篔簹，如初則平常皆莞篔簹也。其寢臥之席，自天子以下，宜莞篔簹同。○言善之應人。○正義曰：夢者應人之物，善惡皆然。此據下文言吉夢，故云善之應人也。故占夢云：獻吉夢於王，又曰：乃今萌于四方，以贈惡夢，是夢有善惡也。○熊羆至吉祥。○正義曰：以熊羆四足而毛謂之獸，虺蛇無足之物，故謂之蟲也。生男女之徵，故四者夢之吉祥。釋獸云：羆如熊，黃白文，舍人曰：羆如熊，色黃白也。郭璞曰：似熊而長頸高脚，猛獸多力，能拔樹木。關西呼曰：貍，羆釋魚云：蝮，虺，博三寸，首大如擘，舍人曰：蝮一名虺，江淮以南謂虺為蝮，廣三寸，頭如梅指，有牙最毒。郭璞曰：以南謂虺為蝮，廣三寸，頭如梅指，有牙最毒。郭璞曰：毛詩疏 卷上之三十三 十三 及古韻

占

此自一種蛇人自名為蝮虺今蛇細頸大頭色如文
 綬文間有毛似猪鬣鼻上有針大者長七八寸一名
 反鼻如虺類足以明此自一種蛇如郭意此蛇人自
 各蝮虺非南北之異蛇實是蟲以有鱗故在釋魚且
 魚亦蟲也

大人占之 維熊維羆 男子之祥 維虺維蛇 女
 子之祥 **云** 大人占之謂以聖人占夢之法占之也

熊羆在山陽之祥也故為生男虺蛇穴處陰之祥也
 故為生女 **後** 大人同 **占** 大人至生女 **正義** 曰以
 占之明其法天人所為故云聖人占夢之法古之聖
 人有法解則占之故左傳文公之夢子犯占之簡子
 之夢問諸史墨不必要占夢之官乃得占也此及無
 羊皆云大人占之則占夢者聖人之法正月云召彼
 故老訊之占夢識之者以王不尚道德專信徵祥侮
 故故老故刺之不謂夢不當占也熊羆太較是山獸

弄一作持

弄

皇一作煌
所

亦居澤在穴故韓奕云川澤訃訃有熊有羆秋官
 氏注云熊羆之屬冬藏者也燒其所食之物於穴外
 以誘出 **乃生男子** 載寢之牀 載衣之裳 載弄之璋 **傳**
 之是也 半珪曰璋裳下之飾也璋臣之職也 **云** 男子初生
 而臥於牀尊之也裳晝日夜也衣以裳者明當主於
 外事也玩以璋者欲其比德焉正以璋者明成之有
 漸 **云** 衣於既反注衣以裳 **其泣嗶嗶** 朱芾斯皇家室
 下衣之袂同璋音章 **君王** **云** 皇猶煌煌也芾者天子純朱諸侯黃朱室
 家一家之內宣王將生之子或且為諸侯或且為天
 子皆將佩朱芾煌煌然 **嗶** 嗶音橫華彭反沈又呼 **疏**
 彭反聲也芾音弗煌音阜

毛詩疏

卷十一之三十四

經古韻

乃生至君王。毛以為王前夢熊羆，果有效驗。乃生男子矣。生說則寢臥之於牀，尊之。又則衣著之，以裳玩弄之，以璋也。裳，明習為卑下。璋，見效奉臣職時已其泣聲大，惶惶然。至其長大，皆佩朱芾。於此煌煌然，由王家室之內，或為諸侯之君，或為天子之王。故皆佩朱芾也。鄭唯裳為主外事。璋，比德之有漸。餘同。○**傳**半圭至之職。正義曰：知璋半圭者，典瑞云：四圭有邸，以祀天，兩圭有邸，以祀地。圭，璧以祀日月。璋，邸射，以祀山川。從上而下，遞減其半。故知半圭曰璋。裳，下之飾。易文言也。裳為下飾，以璋配裳，故知見臣之職也。宣王子孫當為君，而言臣下者，王肅云：言無生而貴之也。明欲為君父，當先知為臣子也。璋而得為臣職者，王肅云：羣臣之從王行禮者，奉璋又械，樸曰：奉璋，峨峨髦士，攸宜是也。○**傳**男子至有漸。正義曰：箋以下章與此相對。以下女子寢之地，明男子生而臥之牀，尊之也。以下載衣之，揚是夜臥之衣。故云：裳書日衣也。一晝一夜，明取內外為義。故知男子衣以裳，明當主外事。女子衣以裼，明當主內事也。

女子弄之瓦，瓦紡專也。以女子之所有事，明玩以璋者，亦男子之所有事。君子於玉比德焉。故知以璋欲其比德也。玉不用珪，而以璋者，明成人之有漸。璋是圭之半，故言漸也。下句乃言其泣，惶惶則此所陳。皆在孩幼，禮記鄭注云：人始生在地，男子已寢之牀，又非始生也。蓋聖人因事記義，子之初生，暫行此禮，不知生經幾日而為之也。何則？女子不可恆寢於地，竟無裳。男子亦不容無祿，且甫言其泣，則未能自弄璋。明暫時示男女之別耳。○**傳**芾者至黃朱。正義曰：箋以經言室家君王，則有諸侯與天子而同言朱芾。故云：天子純朱，諸侯黃朱也。芾從裳色，祭時服纁裳。故芾用朱赤，但芾所以明尊卑。雖同色而有差降。乾鑿度以爲天子之朝，朱芾，諸侯之朝，赤芾。朱深於赤。故內卦注云：朱深云赤是矣。此論諸侯則王子或封畿內，或以功德外封，皆為諸侯也。而文同朱芾，明對文則朱赤深淺有異，散之則皆謂之朱。故天子純朱，明其深也。諸侯黃朱，明其淺也。○**傳**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也。舉其大色，皆得為朱芾也。

子板五十二行

衣之禴載弄之瓦

傳

禴禴也瓦紡塼也

箋

云臥於地

卑之也禴夜衣也明當主於內事紡塼習其一有所

事也禴他計反韓詩作禴音同禴音保齊人名小兒被為禴紡芳罔反塼音專本又作專無

非無儀唯酒食是議無父母詒權

傳

婦人質無威儀

也惟憂也云儀善也婦人無所專於家事有非非

婦人也有善亦非婦人也婦人之事惟議酒食爾無

遺父母之憂詒本又作貽以之反遺也雅乃生本又作離力馳反遺唯季反

詒雅毛以為前夢魃蛇今乃生女子矣生訖則寤

臥之於地以卑之則又衣著之以禴衣則坑弄之以

紡塼習其所有事也此女子至其長大為行謹慎無

所非法質少文飾又無威儀唯酒食於是乃謀議之

無於父母而遺之以憂也若婦禮不謹為夫所出是

遺父母以憂言能恭謹不遺父母憂也鄭唯以儀

為善為異餘同禴禴也瓦紡塼也正義曰書傳

說成王之幼云在襁褓而縛兒被也故箋以為夜衣

以璋是全器則瓦非瓦礫而已故云瓦紡塼婦人所

用瓦唯紡塼而已故知也毛以裳為下飾則禴不必

主內事侯苞云示之方也明禴制方令女子方正事

人之義婦人質無威儀正義曰以婦人少所

交接故云質無威儀謂無如丈夫折旋揖讓棟棟之

多其婦容之儀則有之矣故東山曰九十其儀言多

儀也儀善至非婦人正義曰儀善釋詁文也

言有非有善皆非婦人之事者婦人從人者也家事

統於尊善惡非婦人之所有耳不謂婦人之行無善惡也

斯干九章四章章七句五章章五句

無羊宣王考牧也厲王之時牧人之職廢宣王始

三詩流

卷上三十六

史古

與而復之。至此而成。謂復先王牛羊之數。無羊四章

章八句。正義曰。作無羊詩者。言宣王考牧也。謂宣王之時。牧人稱職。牛羊復先王之數。牧事有成。故言考牧也。經四章。言牛羊得所。牧人善牧。又以吉夢獻王。國家將有休慶。皆考牧之事也。○厲王至之數。正義曰。此美其新成。則往前嘗廢。故本厲王之時。今宣王始興而復之。選牧官得人。牛羊蕃息。至此而牧事成。功故謂之考牧。又解成者。正謂復先王牛羊之數也。言至此而成者。初立牧官。數未即復。至此作詩之時而成也。王者牛羊之數。經典無文。亦應有其大數。今言考牧。故知復之也。周禮有牧人。下士六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六十人。又有牛人。羊人。犬人。雞人。唯無豕人。鄭以為豕屬司空。冬官。故不見。夏官。又有牧師。主養馬。此宣王所考。則應六畜皆備。此獨言牧人者。牧人注其物。則六畜皆牧人主養。其餘牛人。羊人之徒。各

掌其事。以供官之所須。則取於牧人。非放牧者也。羊人職曰。若牧人無牲。則受布於司馬。買牲而供之。是取於牧人之事也。唯馬是國之大用。特立牧師。圍人使別掌之。則蓋擬駕馬者。屬牧師。令生息者。屬牧人。故牧人有六牲。鄭云。六牲謂牛馬羊豕犬雞。是牧人亦養馬也。此詩主美放牧之事。經有牧人乃夢。故唯言牧人也。牧人六畜皆牧。此詩唯言牛羊者。經稱爾牲。則其主以祭祀為重。馬則祭之所用者少。豕犬雞。則比牛羊為卑。故特舉牛羊。以為美也。

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羣。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犝。黃牛

黑唇曰犝。云爾。女也。女宣王也。宣王復古之牧法。

汲汲於其數。故歌此詩以解之也。誰謂女無羊。今乃三百頭為一羣。誰謂女無牛。今乃犝者九千頭。言其

又

多矣足如古也。○特本又作爾羊來思其角濺濺。○

聚其角而息濺濺然。○云言此者美畜產得其所

耳濕濕然。○濕始立反又尸立反又處立反爾牛來思其耳濕濕然。○

耳濕濕然。○濕始立反又尸立反又處立反爾牛來思其耳濕濕然。○

耳濕濕然。○濕始立反又尸立反又處立反爾牛來思其耳濕濕然。○

耳濕濕然。○濕始立反又尸立反又處立反爾牛來思其耳濕濕然。○

耳濕濕然。○濕始立反又尸立反又處立反爾牛來思其耳濕濕然。○

耳濕濕然。○濕始立反又尸立反又處立反爾牛來思其耳濕濕然。○

古本何作荷

異

素 索

阿或飲于池或寢或訛。○訛動也云言此者美其

無所驚畏也。○訛五戈反又五何爾牧來思何蓑何

笠或負其篋。○何揭也蓑所以備雨笠所以禦暑

云言此者美牧人寒暑飲食有備。○何何可反又音

戈反草衣也。笠音立。篋音侯揭音竭。又其謂反。三十維物爾牲則具。黑毛

色者三十也。○云牛羊之色異者三十則女之祭祀

素則有之。○素色唯備雨之物笠則元以禦暑兼

可禦雨故良招傳曰笠所以禦暑雨也。既夕禮亦有

蓑注俱以為禦雨不以笠禦暑者以彼蓑笠同橐車

所載橐車潦車也為雨而設故不同也。異毛色

者三十。正義曰經言三十維物則每色之物皆有

者三十。正義曰經言三十維物則每色之物皆有

者三十。正義曰經言三十維物則每色之物皆有

者三十。正義曰經言三十維物則每色之物皆有

者三十。正義曰經言三十維物則每色之物皆有

反一作又

三十謂青赤黃白黑七色別異者各三十也祭祀之牲當用五方之色故箋云汝之祭祀索則有之

爾牧來思以薪以蒸以雌以雄云此言牧人有餘

力則取薪蒸搏禽獸以來歸也麤曰薪細曰蒸之蒸

亦作捕音步下同爾羊來思矜矜兢兢不騫不崩矜

矜兢兢以言堅彊也騫虧也崩羣疾也騫其冰反

麾之以肱畢來既升肱臂也升升入牢也

言擾馴從人意也麾毀皮反肱古弘

注劇作睪牧人乃夢衆維魚矣旒維旗矣

乃夢見人衆相與捕魚反夢見旒與旗占夢之官得

多

而獻之於宣王將以占國事也旒音光大人占之

衆維魚矣實維豐年陰陽和則魚衆多矣

者庶人之所以養也今人衆相與捕魚則是歲熟相

供養之祥也易中孚卦曰豚魚吉養羊亮反下旒

維旗矣室家溱溱溱溱衆也旒旗所以聚衆也

云溱溱子孫衆多也溱側牧人至溱溱正義

復為王與夢夢見衆人維相與捕魚矣又夢見旒維

之於王王乃命以大人占夢之法占之夢見衆維魚

矣者實維豐年是歲熟相供養之祥夢見旒維旗矣

者室家溱溱是男女衆多之象歲熟民滋是國之休

慶也牧人至國事正義曰知者以下云大人

占夢

占夢

占夢

占夢

占夢

占夢

占之是王使占之明有所由得達於王夢事夢官所
掌明本牧人既作此夢不知吉凶以問占夢之官占
夢知其為國之祥故獻之也占夢職曰歲終獻吉夢
於王王拜受之彼所獻者謂天下臣民有為國夢者
其官得而獻之非占夢之官身自夢也故知此占夢
之官得而獻之所夢是年豐歲熟民眾之祥故知以
占國事○傳陰陽至眾夢○正義曰以魚麗之義言
之太平而萬物盛多故知陰陽和經言眾維魚矣乃
謂捕魚者多傳云魚多者言由魚多故捕者眾解人
其捕之意○傳魚者至豚魚吉○正義曰魚者庶民
之所以養者以庶民不得殺犬豕維捕魚以食之是
所以養也歲穀不熟則無以相養會眾相與捕魚
則是歲熟相供養之祥引易中孚卦曰豚魚吉者孟
子曰七十者可以食雞豚豚魚俱是養老之物故引
之以證魚可供養也彼注云三辰在亥亥為豕爻失
正故變而從小各言豚耳四辰在丑止為鼈鼈鼈蟹
魚之微者爻得正故變而從大名言魚耳三體兌兌
為澤四上值天淵二五皆坎爻坎為水水侵澤則豚

利五亦以水灌淵則魚利豚魚以喻小民也而為明
君賢臣恩意所供養故吉如彼注意以豚魚喻小民
與此乖者以彖云豚魚吉信及豚魚喻則澤
及民觀象為說此則斷章取義故不同也

無羊四章章八句

鴻鴈之什十篇三十二章二百三十句

